

## 墉城集仙錄

經名：猜城集仙錄。六卷。唐末五代杜光庭撰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譜錄類。

墉城集仙錄卷之一

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

聖母元君

聖母元君者，乃洞陰玄和之黑凝化成人，亦號玄妙玉女，為上帝之師。太上老君先天毓神歷劫行化，應接隱顯不可稱論。其欲示生於人間，表物之有始也。故散形分神，寄胞於元君焉而更生也。昔於渺莽之劫，常寄誕於天崗靈鏡之山。洎商十八王陽甲八年庚申之歲，老君乘日精駕九龍氤氳漸小如九色彈丸，自天而下託孕於元君之胎。元君時在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泉之濱晝日假寐，遂感日象如流星之光，徑入口中，因而有娠，凡八十一年，所居之室常有異香之氣、日月之光，髻露神明以衛其體，容狀麗逸曾不衰息。至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歲二月十五日，元君因攀李樹而生，誕於左臉。時有九龍自地湧出，騰躍空中吐水而浴老君焉。龍出之處，因成九井，至今存焉，即亳州太清宮九井是也。老君既生，能行九步，步生蓮花，以乘其足，日月揚輝，萬靈侍衛。即指李樹曰：此余姓也。遂為李氏；時人亦因號元君為李母焉。既行九步，左手指天，右手指地，言曰：天上天下唯我獨尊，世間之苦何足樂聞。三日之中身有九變，身長九尺，綠眉素髮，日角月玄，鼻有雙柱，耳有三門，美眉方口，蹈五把十，七十二相，八十一好，周備其身。元君以其生而白首，故號老子，或云自說九名，又云有三十六號，七十二名。《玄妙內篇》云：老君之生也，天地萬神，來集其庭，日童散暉，月妃擲華。七元曜景，三素充庭。萬卉揚芬，陸壤生蓮。神童玄女，翼其左右。靈音虛奏，天樂駭空是也。老君於是景侍元君，幽闡妙道，將欲廣化萬有，大弘正真也。元君乘暇謂老君曰：吾觀於身皆六家之物權借用耳。何謂六家，甲寅木神為骨，甲申金神為齒爪，甲戌土神為肌肉，甲辰風神為氣息，甲午火神為溫煖，甲子水神為潤澤。又木神為肝，火神為心，土神為脾，金神為肺，水神為腎，風神為膽，六家共成人身。故有五臟六腑，九宮十二室，四肢五體，三膿九竅，百八十關機，三百六十骨節，各隨而居之。故能動作視息，飲食語言，別好惡，知是非也。一家不和即為病矣。人生各有歲、月、日、時，隨其所屬星宿，以定其貧富貴賤，生命長短焉。然六家之物有合則有散，有生則有死，有成則有敗，有盛則有衰，此物之常數也。身有應敗之息，神有應散之期，命有必盡之勢，甚可畏也。夫神在則為人，神去則為尸，豈不痛哉。蓋由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。五聲亂耳，使耳無聽，五味亂口，使口厲爽。取捨亂心，使心飛揚。嗜慾無馭，使神流散。

憎愛不泯，使心勞煩。不疾去之，則志氣日耗，壽命日減，可不戒哉。五色者，陷目之錐也。五音者，塞耳之鎚也。五味者，截舌之斧也。眾貨者，焚身之火也。此數者殃禍之宮，患害之室也。元君曰：夫·重長生者，始於一身，次及家鄉，至于天下。為子盡孝，為臣盡忠，為上盡愛，為下盡順。色味調和，與道合真也。若止一身獨願長生，久住無為，逃避上下，不營忠孝，不存兼濟，偏善乖道，自是失德。縱能棄吾我之懼，忘色味之適，同枯木死灰，復何足貴。夫修道者，在適而無累，和而常通，永劫無窮，濟度一切，此之長生乃可為重。長生難得，由、忠、孝、仁、義。忠、孝、仁、義立者，功及於物，生自可延。無此德者，獨守山林，木石為偶，徒喪一生。後方墮苦，先罪未釋今又無功，遂失人道，生處邊夷或生飛沉，群醜異類永與道隔，深可悲乎。若能以之習善生樂常存，運之涉惡死苦元極，上士積善永久長生，號為真人。天地有壤，真人無毀，超出三界，逍遙上清。因以一惡，至于萬惡，以垂戒焉。凡人有一千惡者後代妖逆，二千惡者身為奴僕，三千惡者六疾孤窮，四千惡者疫病流徙，五千惡者為五獄鬼，六千惡者為二十八獄囚，七千惡者為諸方地獄徒，八千惡者墮寒冰獄，九千惡者入邊底獄，一萬惡者墮薜荔獄。萬惡之基起於三業，一一相生以至于萬惡。墮薜荔獄者永無原期，渺渺終天無由濟拔，得不痛哉。夫人覺有一惡，急宜改而不犯者，去道近矣。若為魔邪所干者，當洗心責己，悔過自修，即可反惡為善矣。人有一善則心定神安，有十善則氣力強壯，有百善則寶瑞降之，有千善則後代神真，有二千善則為聖真仙將吏，有三千善則為聖真仙曹緣，有四千善則為天下師聖真仙主統，有五千善則為聖真仙魁師，有六千善則為聖真仙卿大夫，有七千善則為聖真仙公王，有八千善則為聖真仙皇帝，有九千善則為元始五帝君，有一萬善則為太上玉皇帝。元君曰：萬善之基，亦在三業，十善相生，至于萬善。行善益算，行惡奪算。賞善罰惡，各有職司，報應之理，毫分無失。長生之本，惟善為基也，戒之勉之。元君曰：人生天地之中，有清有濁、有剛有柔，因而修之各成其性。夫氣清者聰明賢達，氣濁者凶虐愚癡，氣剛者高嚴壯烈，氣柔者慈仁淳篤。所以木性彊直，土性仁和，水性謙退，火性猛烈，金性嚴脆，各隨所受以定其性。明者返伏其性以延其命，愚者恣縱其欲以傷其性。夫性者命之原，命者生之根，勉而修之，勤而鍊之，所以營生以養其性，守神以養其命，則離苦昇樂、福祚無窮矣。且人之生也，皆由於神，神鎮則生，神斷則死。所以積氣為精，積精為神，積神則長生矣。元君曰：世人唯知豐饒以甘其口，不知美食之傷命也。只知爵祿以榮其身，不知爵祿奢麗之傷己也。是故修學之人，鍊身於九丹，解結於五神，引氣於本生，滅根於三關，九鍊十變百節開明，斷滅胞結乃知本真矣。既知本真則成上仙也。夫仙者，心學心識則成仙。道者，內求內密則道來。

真者，修寂洞靜則合真。神者，須感積感則靈通。常能守一，去仙近矣。若心競神勞、體煩不專，動靜喪精，耳目廣明者，徒積稔索道，道愈違也。人不修道，如幻化耳，但寄寓天地間少許時也。人若能攝氣營神，苦辛注真，將久得道，道成，則與天地共寄於太元中矣。又能洞虛體元，則與太元共寄於寂寂中矣。能洞寂寂者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與道冥然矣。元君曰：道者，虛通之至真也。術者，變化之玄、仗也。道之元形，用術以濟人。人之有靈，因修而契道。人能學之，則變化自然矣。道之要者，在深簡而易矣。功術之秘者，唯符藥與黑也。符者，三光之靈文，天之真信也。藥者，五行之華英，地之精液也。黑者，陰陽之和粹，萬物之靈爽也。此三者，致道之要機，求仙之所寶也。人能兼之，可以常存，度人元量矣。元君曰：道以何達，弘之在人。夫藥能鍊形，符能致神，神歸則心通，形堅則黑固，神全黑固形復堅者，命可全也。命全然後化黑變精，洞入元形，飛行虛空，存亡自然，乃能長久長存也。人之得道，雖大劫之交天地崩淪而災不能及，符藥之功以致斯矣。元君曰：寶章變化之功，還丹金液之術，昔有七十二篇，今則九篇矣。凡三卷，卷有三篇，其中卷三篇正丹經也。一曰玄白，二曰金精，三曰飛符，四曰金華，五曰三五，此謂之五符也。一曰白雪，二曰雄雌，三曰白華，四曰金液，五曰丹華，六曰五色，七曰泥汞，八曰金精，九曰九鼎，皆名九轉還丹。得一丹者可以長生，不必盡須作也。神丹之道三化五轉至九而止。若草木之藥，埋之則腐，煮之則爛，燒之則焦，不能自生，何能生人。金丹之道，即反於此，燒之愈精，冷之愈妙，故能令人長生。因使老君鍊丹，以示世人修道之本，今亳州丹井存焉。元君曰：九丹雖同，得之者擊其行業也。上士服之昇為仙官，中士服之柄集崑崙，下士服之長生人問矣。元君曰：九丹金液同為昇天之道，服九丹者為仙官，雲龍來迎其身。服金液者，身生金色立可昇天。然在立功積行，神丹自至。無功行者，仙不可希也。吾昔於元始天君傳千二百訣，塵沙之劫授度者多。昔傳至真大仙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，下及玄女黃帝皆得道矣。道不虛行必授其人，若耽樂嗜慾、留滯聲色，懷是非之心者，如墜石投川，往而不返，甚可痛也。然此道高妙，秘於九玄瓊臺雲岌萬年一傳，有玄錄玉名者得見篇目，自無宿命骨分形苦之人不得聞矣。於是，元君言畢，蕾買輿羽蓋，仙官衛從森然而集，即乘八景之輿白日昇天。老君乘白鹿自檜樹之上從衛仙駕，還歸太清，今有鹿跡在檜樹之上。或云：元君之位至尊至大，統制天地、調和陰陽、役使風雨、進退五星，斟酌寒暑、秉握乾坤，三界眾仙皆仰隸焉。人之生死，世之盛衰，咸由之矣。所以為老君之聖母者，示天地萬物必有稟生之由，師資之本爾。因動太一元君，述還丹金液之要，以傳於人世者焉。

金母元君

金母元君者，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。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，一號曰西王母。乃西華之至妙，洞陰之極尊。在昔道黑凝寂、湛體元為，將欲啟迪玄功，生化萬物。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，木公生於碧海之上、蒼靈之墟，以生陽和之氣，理於東方，亦號曰：王公焉。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，金母生於神洲伊川，厥姓維氏，生而飛翔，以主陰靈之氣，理於西方，亦號王母，皆挺質大無毓神玄奧，於西方渺莽之中，分大道醇精之氣，結氣成形，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，而養育天地、陶鈞萬物矣。體柔順之本，為極陰之元，位配西方，母養群品，天上、天下、三界、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，咸所隸焉。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崑崙玄圃闔風之苑，有金城千重、玉樓十二，瓊華之闕、光碧之堂，九層玄臺、紫翠丹房，左帶瑤池、右環翠水。其山之下，，弱水九重，洪濤萬丈，非颶車羽輪不可到也。所謂玉闕堅天，綠臺承霄。青琳之宇，朱紫之房。連琳綵帳，明月四朗，戴華勝，佩靈章。左侍仙女，右侍羽童。寶蓋踏映，羽節蔭庭。軒砌之下，殖以白環之樹，丹剛之林，空青萬條，瑤榦千尋。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，皆奏八會之音也。神洲在崑崙之東南，故《爾雅》云：西王母日下是矣。又云：王母髦髮戴勝，虎齒善嘯者。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，非王母之真形也。元始天王授以萬天之統，龜山九光之錄，使制召萬靈、統括真聖，監盟證信，總諸天之羽儀。天尊上聖朝宴之會，考校之所，王母皆臨映焉。上清寶經、三洞玉書，凡所授度，咸所關與也。昔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，而蚩尤幻化多方，徵風召雨、吹煙、噴霧，師眾大迷。帝歸息太山之阿，昏然憂寐，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，以符授帝，曰：太一在前得之者勝，戰則克矣。符廣三寸、長一尺，青瑩如玉，丹血為文。佩符既畢，王母乃命一婦人，人首鳥身，謂帝曰：我九天玄女也。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，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，陰符之機，靈寶五符五勝之文，遂克蚩尤於中冀，翁神農之後，誅榆罔於版泉，而天下大定，都於上谷之涿鹿。又數年，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，授以地圖，晚年復授帝以清靜元為正真之道，其辭曰：飲啄不止身不輕，思慮不止神不，清，聲色不止心不寧，心不寧則神不靈，神不靈則道不成。其要妙也，不在瞻星禮斗苦己勞形，貴在湛然方寸無所營營，神仙之道乃可長生。其後虞舜攝位，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，又授益地圖，遂廣黃帝之九州為十有二州。王母又遣使授舜皇琯，吹之以和八風。周昭王二十五年歲在乙卯，老君與真人尹喜遊觀八紘之外，西遊龜臺，為西王母說《常清靜經》。故太極左宮仙公葛玄序曰：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，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，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，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，吾今於世，書而錄之。逮至穆王命駕八駿之乘，右服驛驪而左綠耳，右縵赤驥而左白藥，主車則造父為御，高商為右。次車之乘，右服渠黃而左瑜輪，左縵盜驪而

右字柏夭，主車參百為御，奔戎為右，馳驅千里而至巨蒐氏之國。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，王具牛馬之潼以洗王之足，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，道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，別日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，而封之以請後世。遂賓于西王母，觴于瑤池之上。西王母為王謠，王和之，其辭哀焉。迺觀日之所入，一日行萬里，王乃嘆曰：予一人不盈於德，後世其追數吾過乎？又云：王持白珪重錦以為王母壽，歌白雲之謠，刻石紀跡于彝山之上而還。世之昇天之仙凡有九品：第一上仙，號九天真王，第二次仙，號三天真皇，第三號太上真人，第四號飛天真人，第五號靈仙，第六號真人，第七號靈人，第八號飛仙，第九號仙人，凡此品次不可差越。然其昇天之時，先拜木公，後謁金母，受事既訖，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，覲奉元始天尊耳。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，中一兒歌曰：著青裙，入天門，揖金母，拜木公。時人皆莫知之，唯張子房知之，乃往拜焉，曰：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。仙人得道昇天，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，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。漢孝武皇帝劉徹好長生之道，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，築尋真之臺，齋戒精思。四月戊辰，王母使塘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：聞子欲輕四海之祿，這萬乘之貴，以求長生真道乎，勤哉，七月七日吾當暫來也。帝問東方朔，審其神應，乃清齋百日，焚香宮中，夜二唱之後，白雲起於西南，鬱鬱而至，徑趣宮庭，漸近則雲霞九色，簫鼓震空，龍鳳人馬之眾，乘麟駕鹿之衛，科車天馬霓旌羽幢，千乘萬騎光耀宮闕。天仙從官森羅億眾，皆長丈餘，既至從官不知所在。王母乘紫雲之輦，駕九色斑麟，帶天真之策，佩金剛靈璽。黃錦之服，文彩明鮮，金光奕奕。腰分景之劍，結飛雲大綬，頭上大華髻，戴太真晨纓之冠，躡方瓊鳳文之履。可年二十許，天姿晚藹，靈顏絕世，真靈人也。下車扶侍二女，登床東向而坐，帝拜跪問寒溫。立侍良久，呼帝使坐，設以天廚，芳華百果，紫芝萎藥，紛若瑣螺，精珍異常。非世所有，帝不能名也。又命侍女取桃，玉盤盛七枚，大如鵝音保子，四以與帝，母自食其三。帝食桃，輒收其核，母問何為。曰：欲種之耳。母曰：此桃三千歲一實，中土地薄種之不生如何。於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球之傲，董雙成吹雲和之笙，石公子擊昆庭之玉，許飛瓊鼓震靈之簧，婉凌華批吾陵之石，范成君扣洞陰之磬，段安香作九天之鈞，法嬰歌玄靈之曲，眾聲激朗靈音駭空。歌畢，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。王母曰：汝能賤榮樂，卑宮室，耽虛味，道自復佳爾。然汝情恣體欲淫亂過甚，殺伐非法，奢侈恣其性者，裂身之車也。淫者，破身之斧也。殺者，響對。奢者，心爛。積欲則神隕，聚淫則命斷，以子蕞爾之身而宅滅形之賊，盈尺之材乃攻之者，百刃欲以此解脫三尸，全身永久，難可得也。有似無翅之鷗願鼓天池，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哉。若能蕩此眾亂撥穢易意，保神黑於絳府，閉淫宮而不開，靜奢侈於寂室，愛眾生而

不危，守慈務施鍊氣惜精，有若斯之事，豈無髻髻耶。若不爾者，譬猶抱石而濟長河耳。帝跪受王母之戒，曰：徹不才，沉淪流俗，承禪先業，遂羈世累，刑政乖謬，罪積丘山，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。王母曰：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，但在勤行不息也。我師元始天王昔於嚴霄之臺授我要言曰：欲長生者，先外其身取諸身，堅守三一保靈根。玄谷華醴灌沉珍，漑長清精入天門。金室宛轉在中關，青白分明適泥丸。養液閉精具身神，三宮備衛存絳宮。黃庭戊己無流源，徹通五臟十二綸。吐納六府魂魄欣，卻此百疾辟熱寒，保精留命永長存。此所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。凡人為之皆必長生，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，但不得飛空騰虛而已，汝能為之足可度世也。夫學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。至若太上靈藥，上帝奇物，地下陰生，重雲妙草，皆神仙之藥也。得上品者，後天而老，乃太上之所服，非中仙之所寶。其中品者，有得服之，後天而逝，乃天真之所服，非下仙之所逮。其次藥有九丹金液，紫華虹英，太清九轉，五雲之漿，玄霜絳雪，騰躍三黃，束瀛白香，玄洲飛生八石千芝，威喜九光，西流石膽，束滄青錢，高丘餘糧，積石瓊田，太虛還丹，盛以金蘭，長光絳草，雲童飛干，有得服之白日昇天，此飛仙之所服，非地仙之所聞。其下藥有松柏之膏，山薑沉精，菊花、澤瀉、枸杞、狹苓、菖蒲、門冬、巨勝、黃精，靈飛、赤板、桃膠、木英、升麻、續斷、歲襲、黃連，如此下藥略舉其端，草類繁多名數有千，子得服之可以延年。雖不能長享無期，上昇青天，亦可以身生光澤，還返童顏，役使群鬼，得為地仙。求道之者，要先憑此階漸而能致遠勝也。若能呼吸御精，保固神氣，精不脫則永久，氣長存則不死。不用藥石之費，又無營索之勞，取之於身耳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此故為上品之道，自然之要也。且夫人之一身，天付之以神，地付之以形，道付之以黑，黑存則生，黑去則死，萬物草木亦皆如之。身以道為本，豈可不養神固氣以全爾形也。形神俱全，上聖所貴，形滅神逝豈不痛哉。一失此身萬劫不復，子其寶焉。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詞也。即動玉女李慶孫書出之，以付於帝，汝善修之焉。王母命駕將去，帝下席叩頭請留，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。良久上元夫人至，復坐設天廚，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、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，凡十二事，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，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。王母乃命侍女宋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冊以授帝，王母執書起立手以付帝。王母呶曰：天高地卑，五嶽鎮形，元津激黑，大澤玄精，天迴九道，六和長平，太上八會，飛天之成，真仙節信，由茲通靈，泄墜滅府，寶歸長齡，徹其慎之，敢告劉生。祝畢，帝拜受。

王母曰：夫始學道受符者，宜別祭川嶽諸真靈，潔齋而佩之焉。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有，董仲君李少君可授之爾。況為帝王，可勤祭川嶽以安國家

，投簡真靈以祐黎庶也。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言去，從官玄集，將欲登天，因笑指方朔曰：此我鄰家小兒，性多滑稽，曾三來偷桃矣。昔為太上仙官，因沉湎玉酒失部御之和，謫佐於汝，非流俗之夫也。其後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，為酒色惑，殺伐不休，征遼東，擊朝鮮，通西南夷，築臺榭，興土木，海內愁怨，自此失道。幸回中臨東海三祠，王母不復降焉。所受之書置於柏梁臺上，為天火所焚，李少君解形而去，東方朔飛翕不還，巫蠱事起，帝愈悔恨。元始二年崩於五柞宮，葬於茂陵。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，盛以金箱，一日一出於抱犢山中。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，驗茂陵宛然如故，而箱杖出於人問，此亦得託形尸解之驗也。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，元壽二年八月己酉，南嶽真人赤君、西城王君、方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茅盈之室。頃之，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玲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章，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修條賜盈八龍錦輿、紫羽華衣，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符、流金之鈴，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、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、流明神芝。四使者授訖，使盈食芝、佩璽、服衣、正冠、帶符、握鈴而立，四使者告盈曰：食四節隱芝者為真卿，食金闕玉芝者位為司命，食流明金英者位為司祿，食長曜雙飛者位為真伯，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，子盡食之矣，壽齊天地，位居司命上真東嶽上卿，統昊越之神仙，總江左之山源矣。言畢，使者俱去。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，傳太帝之命，賜盈紫玉之版，黃金刻書九錫之文，拜盈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，事畢俱去。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為盈設天廚，酣宴歌玄靈之曲。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，省顧盈之二弟，各授道要。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、茅衷《太霄》、《隱書》、《丹景》、《道精》等四部寶經，王母執《太霄》、《隱書》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、固，以衷。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。其後紫虛元君王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之山、隱元之臺，西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，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宮，傳《玉清隱書》四卷以授華存，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禮珠紫陽、左仙公石路成、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、西城真人王方平、太虛真人、南嶽赤松子、桐柏真人王子喬等三十餘真，各歌太極陽歌陰歌之曲。王母為之歌曰：駕我八景輿，欽然入玉清，龍旌拂霄上，虎旅攝朱兵，逍遙玄津際，萬流無暫停，一反此去留會，劫盡天地傾，當尋無中景，不死亦不生，體彼自然道，寂觀合大冥，南嶽挺真幹，玉映輝穎精，有任靡其事，虛心自受靈，嘉會絳河曲，相與樂未央。王母歌畢，三元夫人答歌亦竟。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陽、左仙公、太極仙伯、清虛王君，及攜南嶽魏華存同去東南行，俱詣天台霍山。過句曲之金壇，宴太元茅真人於華陽洞天，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，眾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。太真金母師匠萬品，校領群真，聖位尊高，總錄幽顯，至若邊洞玄躬朝而受道，謝自然景侍而

登仙，故洞玄及自然傳謂為金母師，即王母也。《玄經》所證事跡，蓋多此未備錄矣。

墉城集仙錄卷之一竟

墉城集仙錄卷之二

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

上元夫人

上元夫人者，道君弟子也。亦云玄古以來得道證仙位，總統真籍，亞於龜臺金母。金母所降之處，多使侍女相聞以為賓倡焉。漢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，禱醮名山以求靈應。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後，西王母降於漢宮。帝拜迎稽首，侍立久之，王母呼帝命坐，設以天廚，言宴粗悉命駕將去。帝下席叩頭請留慙戀，王母復坐，乃命侍女郎密香邀上元夫人焉。帝不知夫人何真也，云王九光母，敬謝但不相見，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。劉徹好道，適來視之見徹了了，似可成進，然形慢神穢，腦血淫濁，五臟不淳，關胃空索，骨無津液，脈浮反升，肉多精少，童子不移，三尸狡亂，玄白移時，雖當語之，以至道殆，恐非仙才也。吾久不在人間，人間實為臭濁，然復時可遊望以寫細，念客主對坐浥浥不樂，夫人可暫來否？若能屈駕當停相須，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，一時頃侍女至，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，云阿環，再拜。上問起居，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，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，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，聞命之際登當命駕，先被太帝君劫使詣玄洲校定天元，正爾暫往如是當還，還便來席，願暫少留。帝因問王母：不審上元何真也。王母未答，夫人已至矣。來時亦聞雲中簫鼓之聲，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，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，形容明逸，多服青衣，光彩耀日，真靈官也。夫人年可二十餘，天姿清耀，靈眸豔絕，服赤霜之袍，雲彩亂色，非錦非繡，不可名字，頭作三角髻，餘髮散垂至腰，戴九靈夜光之冠，帶六山火玉之珮，結鳳文琳華之綬，腰流黃揮精之劍，上殿向王母拜，王母坐止之。呼帝坐北向，夫人設廚，亦乃精珍，與王母所設者相似。王母劫帝曰：此真元之母，尊貴之神，汝當起拜。帝拜，問寒溫，還坐力夫人笑曰：五濁之人耽酒榮利，嗜味淫色固其常也，且徹以天子之貴，其亂目者倍於凡人焉，而復於華麗之墟拔根願元為之事良有志矣。王母曰：所謂有心哉。夫人謂帝曰：汝好道乎？聞數招方術祭山嶽靈祠，禱河川亦為勤矣，勤而不獲皇有由也。汝胎性暴，胎性淫，胎性奢，胎性酷，胎性賊，五者恆舍於榮衛之中，五臟之內，雖獲鋒錯良針固難愈也。暴則使黑奔而攻神，是故神擾而黑竭。淫則使精漏而魂疲，是故精竭而魂銷。奢則使真離而魄穢，是故命逝而靈臭。酷則使喪仁而攻目，是故失仁而眼亂。賊則使心鬥而口乾，是故內戰而外絕。五事皆是截身之刀鋸，剖命之斧斤矣。雖復汝好於



長生，不能遣茲五難，亦何為損性而自勞乎？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擠拄耳，若從今已去寫汝五惡，反諸柔善，明務察下，慈務矜寬，惠務濟窮，賑務施勞，念務存姑，息務及愛身，恆為陰德救濟危難，日一夕孜孜不泄精液，於是去諸淫養汝神。放諸奢處至儉勤齋戒，節飲食絕五穀，去臭腥鳴天鼓，飲玉漿蕩華池，叩金梁案而行之，當有冀耳。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媳姑之戶，屈霄虛之靈而詣狐鳴之俎，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，其敬勗節度，明修所奉，比及百年、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，迎汝於崑閨之中，位以仙官遊於十方，吾言信矣，子勵之哉。若不能爾，無所言矣。帝下席跪謝，臣受性兇頑，生長亂濁，面牆不啟無由開達，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，今受教此乃天也。輒戢聖命以為身範，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，唯垂哀護賜其玄玄。夫人使帝還坐，王母謂夫人曰：卿之為誠言甚急切，更使未解之人思於志意。夫人曰：若其志道，將以身投餓虎，忘軀被誠，跡火履難故於一志也，必無憂也。若其無志，則心疑真信嫌疑之徒，不畏急言，急言之發，欲成其志耳。阿母既有念故來必當賜與尸解之方耳。王母曰：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，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。是故我發闔宮暫舍塵濁，既欲堅其胎志，又欲令向道不惑也。今日相見令人念之，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，復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，石象散一具，正爾授之，則徹不得停。當今兇奴未弭，邊陲有事，何必令其倉卒寫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耶。當問篤向畢卒何如，如其迴改吾方數來。王母因村帝背曰：汝當用上元夫人至言，必獲長生，可不勗勉耶。帝跪曰：輒書金簡以為身模式焉。帝又見王母巾器中有一卷書，盛以紫錦之囊，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，不審其目可得瞻嗎否。王母出以示之曰：此五嶽真形圖也。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，今當過以付之。乃三天太上所出，文秘禁重，豈汝穢質所宜佩乎。今且與汝靈光生經，可以通神勸志也。帝叩頭請求不已，王母曰：昔上皇清虛元年，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，瞻海河之長短，察丘山之高卑，立天柱而安於地理，植王嶽而擬諸鎮輔，貴崑陵以含靈仙，尊蓬山以館真人，安火神乎極陰之源，柄太帝乎扶桑之墟。於是方丈之阜為理命之室，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，祖瀛、玄炎、長元、流生、鳳麟、聚窟各為洲名，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。水則碧黑俱流，波則震蕩群精，諸仙玉女聚居滄暝，其名難測其實分明，乃目山源之規矩，睹河嶽之盤曲，陵迴阜轉山高隴長，周旋逶迤形似書字。是故因象制名，審名實之號，書形秘於玄臺，而出為靈真之信，諸仙佩之皆如傳章，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群靈尊奉親近。汝雖不正，然數詣山澤扣求之志不忘于道，欣子有心今以相與，當深奉慎如事君父，泄失示人必禍考也。夫人語帝曰：阿母今以瓊岌珠報發紫臺之文，賜汝八會之書，五嶽真形，可謂至珍且貴，上帝之玄觀矣。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，今雖得其形，觀其妙理，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

符，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籌，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，左乙混洞束濛之文，右庚素招攝殺之律，壬癸六遊隱地八術，丙丁入火九赤班符，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，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，子午卯酉八稟十決六靈威儀，丑辰未戌地真曲素訣辭長生紫書，三五順行，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。凡闕此十二事者，當何以召山靈、招地神、攝萬精、驅百鬼、來虎豹、役蛟龍乎，子所謂適知其一，未見其他。帝下席叩頭曰：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，今日聞道，是生命遇，會聖母今當賜與真形修以度世，夫人方今告徹應須六甲、六丁、六戊致靈之術，既蒙啟發弘益無量，唯願誥誨，濟臣飢渴，使已枯之木蒙雲陽之潤，焦火之草幸甘雨之溉，不敢多陳。帝啟陳不已，王母又告夫人曰：適真形寶文靈官所貴，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，故虧科禁將以與之，然五帝六甲邇真招神此術渺邈，必須精潔至誠，殆非流濁所宜施行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，夫人當授之矣。吾當憶與夫人共登玄隴羽野及曜真之山，視王子童子就吾所請太上隱書，吾以三九秘言不可傳泄於中仙，夫人時亦有言見守，助子童之至矣。吾既難違來意，不獨執惜，至於今日之事，有以相似，後來朱陵食靈瓜味甚好，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。夫人既已告徹篇目十二事，必當匠而成之，何緣令主人稽首請某乙流血耶？夫人曰：環若苟惜向不持來耳。此是太虛群文真人赤童所出，傳之既自有男女之別耳。又宜授得道者，恐徹下才未應用此耳。王母色不平，乃曰：天禁漏泄犯違明科，傳必其人，授必知真者，夫人何向下才而說靈飛之篇目乎？妄說則泄，說而不傳是謂街天道，此禁乃重於傳耶，別勁三宮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。吾五嶽真形文乃太上天皇所出，其文寶妙而為天仙之信，豈復下授於劉徹也。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，勤修齋戒以求仙之應，志在度世，不遭明師，故吾等有下陌之意耳。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傳之，夫人但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？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，非謂其必能得道，欲使其精神有驗求仙之感不惑，可以誘進向化之徒。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。足以卻不信之狂夫耳。吾意在此也，子性氣淫暴，眼睛不紅，何能得成真仙，浮空參差乎，勤而行之，適可庶於不死耳。明科云：非長生難也，聞道難。非聞道難也，行之難。非行之難也，終之難。良匠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也，必何足隱之耶。夫人曰：謹受命矣。但環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文約以四千年一傳，女授女男授男，太上科禁以表於照生之符矣。環所授以來，並賢大女郎抱蘭凡傳六十八，女子固不可授男也。頃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微中，元君凡十二事與環所受者同，青真是環入室弟子，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，彼男官也，今正勃取之將以授徹也。先所以告其篇目者，亦是愍其有心，特欲堅其專黑，今且廣求，他日與之，亦欲與男授男承科而行，使勤而方獲，令知天真之珍貴耳，非徒苟執街泄天道矣。願不罪焉。阿母真

形之貴，愍於勤志亦以授之可謂太不宜矣。王母笑曰：亦可恕乎？夫人即命侍女紀羅容促到扶廣山，動青真小童出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，當以授劉徹也。須臾侍女還捧八色玉岌鳳文之報以出六甲之文，曰：弟子阿昌言向奉使絳河，攝南真七源君檢校群龍猛獸事畢過門受教，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，不意天靈至尊下降於臭濁，不審起居此來何如？侍女紀羅容至云，尊欲得金書秘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，欲授劉徹，輒封一通付信且徹雖有心實非仙才，詛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？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之者甚眾，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，興師歸而族有功，妄兵勞而縱白骨，奢擾黔首淫酷自恣，罪已彰於太上，怨已見於天黑，器言玄聞必不得度世也。值尊見動，不敢有違耳。王母笑曰：言此子者誠多然，帝亦不必推也。夫好道慕仙者，精誠志念齋戒思愆，輒除過一百。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，行此一月，輒除過一千。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，累禱名山願求度脫，校計功過殆已相掩。但自今已去勤修志誠，奉上元夫人之言，不宜復奢淫暴虐，使萬兆勞殘，怨魂窮鬼破掘之訴，流血之尸，忘功賞之辭耳。夫人乃下席起立，手執八色玉岌鳳文之報，仰天向帝而呶曰：九天浩洞，太上耀靈，神照玄微，清虛朗明，清虛者妙，守黑者生，至念道臻，寂感真成，役神形辱，安精年榮。授徹靈飛，及此六丁，左右招神，天光策精，可以步虛，可以隱形，長生久視，還白留青。我傳有四萬之壽，徹傳在四十之齡。違犯泄漏，禍必族傾，反是天真，必沉幽冥。爾其慎禍，敢告劉生。爾師主是青真小童太上中黃道君之司直，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。姓延名陵陽，字庇華。形有嬰孩之貌，仙官以青真小童為號。其為器也，玉朗洞照，聖周萬變，玄鏡幽覽，才為真俊，遊于浮廣，推此始運，館于玄圃，治仙職分，子存師君，爾從所願，不存所授，命必傾淪。言畢，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文以示帝焉。凡十二事都畢，又告帝曰：夫五帝者，方面之真精。六甲者，六位之通靈。佩而尊之，可致長生。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，子其實祕焉。王母曰：此三天太上之所撰，藏於紫陵之臺，隱以靈壇之房，封以華琳之函，報以蘭簡之帛，約之以北羅之索，印以太帝之璽。受之者，四十年傳一人。如無其人，八十年可頓受二人。得道者四百年一傳，得仙者四千年一傳，得真者四萬年一傳，得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。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，得人不傳是謂蔽天寶，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，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。泄、蔽、輕、慢四者，取死之刀斧，延禍之車乘也。泄者，身死於道路，受土刑而骸裂。蔽者，盲聾於來世二命凋枉而卒歿。輕則禍鍾於父母，詣玄都而受罰。慢則暴終而墮惡，生棄疾於後世。皆道之科禁，故以相戒，不可不慎也。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，帝拜受俱畢，夫人自彈雲琳之傲，歌步玄之曲。王母命侍女田四妃答歌。歌畢，乃告帝從者姓名，及冠帶執佩物名一所以得知而紀焉。至明

，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，龍虎車馬道從，音樂如初來時，雲彩鬱勃盡為香氣，西南而去，良久乃絕。帝既見王母及夫人，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，但不精勤，久得尸解而去，不能昇天。王母、夫人、青真小童皆云帝無仙才，斯固玄察之矣。然仙桃靈果、天膳靈酒，帝皆得而食之，但至誠求道之感應，亦非凡骨矣。不然者，何以茂陵之物出於人間，亦聊示神變之跡，知神仙之不可誣也。其後孝宣帝地節四年乙卯，咸陽茅盈，字叔申，受黃金九錫之命，為束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，是時五帝君授冊既畢，各昇天而去。茅君之師總真王君、西靈王母與夫人降於句容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宮，以宴茅君焉。時茅中君名固字季偉，小茅君名衷字思和，王母王君授以靈訣，亦授錫命紫素之冊。固為定錄君，衷為保命君，亦侍真會。王君告二君曰：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，上元之高尊，統領十方玉童玉女之籍。汝可自陳二君，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。夫人憫其勤志，命侍女宋辟妃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岌，以《三元流珠經》、《丹景道精經》、《隱地八術經》、《太極錄景經》凡四部以授二君。王母復動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，披雲珠之岌，出《玉珮金噹經》、《太霄隱書經》、《洞飛二景內書》傳司命君。各授書畢，王母與夫人告去，千乘萬騎昇還太空矣。

### 昭靈李夫人

方丈臺東宮昭靈李夫人者，即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，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妹也。以湯時得道白日昇天，受書為東宮昭靈夫人，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。東晉哀帝丕興寧三年乙丑八月二十二日夜降於真人楊羲之家，夫人著紫錦衣、帶神虎符、握流金鈴，年可十三四許，有兩侍女年可二十一二。侍女名隱暉，皆青綾衣，捧白玉箱二枚，青帶絡之，題曰：太上帝章，一曰：太上玉文。夫人帶青玉色綬，如世人帶章囊狀，隱章當長五丈許，大三四尺，與上元夫人、紫微夫人、右英夫人諸真同降，臨去作詩曰：雲塘帶天構，七黑煥神馮。瓊扉啟晨鳴，九音絳樞中？紫霞興朱門，香煙生綠窗。四駕舞虎旗，青餅擲玄空。華蓋隨雲倒，落鳳控六龍。策景五嶽阿，三素陌君房。適聞躁穢氣，萬濁污我胸。臭物薰精神，鬻塵德相衝。明玉皆璀璨，何獨盛五躬。高揖苦不早，坐地自生蟲。臨去又吟曰：心勿欲亂，神勿淫役，道易不順，災重不逆，永喪其真，遂棄我適，復往許家否，我當復來爾，勤之而已。其年九月三日復降，又歌曰：縱酒觀群慧，倏欽四落周。不覺所以然，實心有待遊。相遇皆懼樂，不遇亦不憂。縱影玄空中，兩會自然疇。十二月一汨夜又吟寄許玉斧曰：飛輪高晨臺，控轡玄隴隅。手攬紫皇袂，倏忽八風驅？玉華翼綠帷，青莘扇翠楊。冠軒煥崔嵬，珮玲帶明珠。薄入風塵中，塞鼻逃當塗。臭腥凋我黑，百病令心祖。何不颯然起，蕭蕭步太虛。

### 三元馮夫人

三元夫人者，姓馮名雙禮珠，乃上清高真也。亦主監盟，初仙及證度得道，當為真人元君者也。以晉穆帝聘永和五年己酉，夫人與西王母、南極元君、九微元君、紫陽左仙公、石路成、太極高仙伯、延蓋童子、西城總真王方平、太虛真人、南嶽赤松子、桐柏真人、右弼王王子喬會於小有清虛上官絳房之內，宴南嶽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，設以神餽，奏以鈞樂，九靈合節八音玲瓏，王母起舞乃擊節而歌，歌畢夫人自彈雲傲而答，歌曰：玉清出九天，神縮飛霞外。霄臺煥嵯峨，靈廈秀鬱翳。五雲興翠華，八風扇綠黑。仰吟銷魔詠，俯研智與慧。萬真啟神景，唱期絳房會。挺穎德音子，神映乃拂沛。天嶽凌空構，洞臺深幽邃。遊海悟井願，履真覺世穢，舞輪宴重空，荃魚自然廢。回我大椿羅，長謝朝生世。歌畢眾真各奏陽歌陰歌之辭，覽內修證道之旨，或叙積功累行之美，或歌金液霜華之要，與洞神陽歌之曲小異，蓋天真之微辭也。

### 南極王夫人

南極王夫人者，王母第四女也，名林，字容真，一號紫元夫人，或號南極元君。理太丹宮，受書為金闕聖君上保司命。漢平帝時降於陽洛山石室之中，授清虛真人小有天王。王褒字子登《太上寶文》等經三十一卷。夫人年可十六七許，著錦被青羽裙，左佩虎書，右帶揮靈，形貌真正天姿晚藹，乘羽蓋之車駕以九龍，女騎九千。居渤陽丹海長離山中，主教當為真人者，晉興寧三年乙丑降真人楊羲之家，與八真同會，因吟授羲曰：控颺扇太虛，八景飛高清。仰浮紫晨外，俯看絕落淇。玄心空同問，上下弗流停。無待兩際中，有待無所營。體無則能死，體有則攝生。東賓會高唱，二待何足爭。東賓，東嶽上卿大茅君也。又曰：命駕玉錦輪，舞轡仰徘徊。朝遊朱火宮，夕宴夜光池。浮景清霞杪，八龍正參差。我作無待遊，有待輒見隨。高會佳人寢，二待互是非。有無非有定，待待各自歸。是歲六月二十三日，又吟授楊君曰：林振須類感，雲鬱待龍吟。玄數自相求，觸節皆有音。飛耕出西華，總轡忽來尋。八遐非無娛，同詠理自欽。悼此四羅內，百變常在心。俱遊北寒臺，神風開爾襟。夫人昔授王子登寶經既畢，告之曰：我道飛空八景浮虛上清，子勤修之吾不相欺也。於是西城王君攜子登北觀玄洲，拜謁太上丈人及二十九真主仙道君，道君即太上公子勒伯黎也。道君即命侍女范運華、趙峻珠、王抱臺發瓊岌綠蘊，出《上清隱書》、《龍文八靈真經》二卷以授子登，又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賜之，子登拜受還西城宮，精修九年，日行三千里，視見萬里之外。坐在立亡，役使群神。乘飛颺之車，遊觀天下，束度啟明之宮、廣桑之山，謁見太帝，受《紫鳳赤書》，南渡丹海長離之山，朝南極元君紫元夫人再受《太丹錄書》，又詣赤臺童子受雲琅水霜。夫人曰：昔日之言，豈負舉哉。子登稽首謝恩訖，西

渡庾丘巨海沉羽之泉，登麗農之嶽，詣三皇道君紫蓋華晨夫人，受《玉道綠字太真隱書》。又北遊雕柔玄海，登廣野之山，遇高上虛皇大道君玄請六微元君，賜以絕玄金章、絳和雲芝，子登拜而服之，還昇中嶽龜臺崑陵朝太真金母，乃受冊為太素清虛真人，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左保上公，主領洞府三洞寶文，出入上清受事太極，乃夫人之弟子也。

墉城集仙錄卷之二竟

墉城集仙錄卷之三

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

雲華夫人

雲華夫人者，王母第二十三女，太真王夫人之妹也。名瑤姬，受徊風混合萬景練神飛化之道。嘗遊東海，還過江之上，有巫山焉，峰巖挺拔，林壑幽麗，巨石如壇，平博可翫，留連久之。時大禹理水駐其山下，大風卒至，振崖谷隕，力不可制，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，即勃侍女授禹策召百神之書，因命其神狂章、虞余、黃魔、大翳、庚辰、童律等助禹斬石疏波次塞導阪，以循其流。禹拜而謝焉。禹嘗詣之於崇嗽之巔，顧盼之際化而為石，或倏然飛騰散為輕雲，油然而止聚為夕雨，或化遊龍，或為翔鶴，千態萬狀不可視也，不知其常也。禹疑其狡怪膾誕非真仙也。問諸童律。童律曰：天地之本者道也，運道之用者聖也，聖之品次真人仙人矣。其有稟氣成真不修而得道者，木公金母是也。蓋二氣之祖宗，陰陽之原本，仙真之主宰，造化之元先。雲華夫人，金母之女也。昔師三元道君，受上清寶經，受書於紫清闕下，為雲華上宮夫人，主領教童真之士，理在王映之臺，隱見變化蓋其常也。亦由凝黑成真二，與道合體，非寓胎稟化之形，是西華少陰之氣也。且氣之彌綸天地，經營、動植，大包造化，細入毫髮，在人為人，在物為物，豈止於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。禹然之，復往詣焉。忽見雲樓玉臺瑤宮瓊闕森然暨天，靈官侍衛不可名識，師子抱闕天馬啟塗毒龍電獸八威備軒，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，禹稽首問道。召禹使坐，而言曰：夫聖匠肇興剖太混之一樸為億萬之體，發大蘊之一包散之以無窮之物，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，封九域而制乎邦國，刻漏以分晝夜，寒暑以成歲紀，兌離以正方面，山川以分險易，城郭以聚民兵，械以衛眾，輿服以表貴賤，禾黍以備凶歉，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，下以養於有形之物也。是故日月有幽明，生殺有寒暑，雷霆有出入之期，風雨有動靜之常，清黑浮乎上而濁氣流于下，廢興之數，治亂之運，賢愚之質，善惡之性，剛柔之氣，壽夭之命，貴賤之位，尊卑之序，吉凶之感，窮達之期，此者稟之於道，懸之於天，而聖人之為紀也。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，立之者天，行之者道。道存則有，道去則無，非道而物不可存也。非修而道不可致也。玄老有言，致虛極，守

靜篤，萬物將自復，復謂歸於道而常存也。道之用也，變化萬端而不失其一，是故天參玄玄，地參混黃，人參道德。去此之外，何一物不止於道也哉。長久之要者，乃天寶其玄，地保其物，人養其氣，所以全也。黜我命在我，非天地殺之，鬼神害之，失道而自逝也。志乎哉，勤乎哉，子之功及物矣，勤逮於民矣，善格乎天矣，而未聞至道之要也。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，我三元道君曰：《上真內經》天真所寶，封之金臺，佩入太微。則雲輪上征，神武抱闕，振衣瑤房，邀宴希林。長招仙公在西白山而下盼太空，汎乎天津，則乘雲騎龍遊此名山，則真人詣房萬神奉衛，山精司迎，動有八景玉輪，靜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珮金啣之妙文也。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颶輪，波飛沙而無雲軒，陸呃塗而無所舉，涉泥彼而無所乘。陸則困於遠絕，水則懼於漂淪。將何以導百谷而濬萬川也？危乎悠哉。太上愍汝之志，亦將授以《靈寶真文》，陸策虎豹，水制蛟龍，斬誠千邪，檢馭群兇，以成汝之功也，其在乎陽明之天耶。吾所受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，嘯吒幽冥，收束虎豹，呼召六丁，隱淪行地，顛倒五星，九祖存身，與天相傾也。因令侍女陵容華命出丹玉之岌開上清寶文，以授禹焉。禹拜授而去，又得庚辰虞余之助，遂能導彼決川成其功，尊五嶽別九州，而天錫玄圭以為紫庭真人也。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，王不能訪以道要以求長生，築臺于高唐之綰，作陽臺之宮以祀之。宋玉作《神女賦》以寓情，荒淫託詞穢蕪，高真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。有祠在山下，世謂之大仙，隔峰有神女之石，即所化之身也。復有石天尊、神女壇，壇側有竹垂之若警，有槁葉飛物著壇上者，竹則因風而掃之，終歲瑩潔不為之污楚，世祀焉。

#### 太微玄清左夫人

夫人者，乃太微之上真也。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，與太元真人眾真降於句曲金壇真人楊羲之室，吟北渟宮中歌。詞曰：

鬱藹非真墟，太元為我館。玄公豈有懷，縈蒙孤所難。  
落鳳控紫霞，嬌轡登晨岸。寂寂無濠涯，暉暉空中觀。  
隱芝秀鳳丘，遺巡瑤林畔。龍胎嬰爾形，八瓊迴素旦。  
琅華繁玉宮，錡葩凌巖集。鵬扇絕億嶺，批翮扶霄翰。  
西庭命長歌，雲傲乘虛彈。八風纏綠宇，叢煙豁然散。  
靈童擲流金，太微啟璧案。三元折腰舞，紫皇揮袂讚。  
玄玄扇景暉，曄曄長庚煥。超餅聳明刃，下盼使我惋。  
顧哀地仙輩，何為棲林澗。

是夕眾降，太元真人述玄清宮中之事，因吟此章，皆上清內修得真之旨，以用和神也。夫人諸經傳別未顯名氏事跡也。

## 東華上房靈妃

靈妃者，方諸宮有東華上房，乃靈妃所理之處，亦天真之高位，將是太帝之左右相也。其詞曰：

紫桂植瑤園，朱華聲萋萋。月宮生藥泉，日中有瓊池。左拔音跋圓靈曜，右掣丹霞暉。流金煥絳庭，八景絕煙迴。綠蓋浮明朗，控節命太微。鳳精童華顏，琳腴充賜飢。控晨抱太素，乘欽翔玉墀。吐納六虛氣，玉嬪把巾隨。彈微南雲扇，香風鼓錦披。叩商百獸舞，六天攝神威。倏欽億萬椿，齡紀鬱巍巍。小鮮未烹鼎，言我巖下悲。

此亦是晉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夜，太元眾真降於楊君之室云此歌章，青童宮中常所吟詠，以勵青宮學真者之業，述檢制之要明修之樂，此靈妃亦別未顯名氏及所習事跡。

## 紫微王夫人

夫人名清娥，字愈音，王母第二十女也。昔降授太上寶神經與裴玄仁，裴行之得道，拜清靈真人。晉興寧三年乙丑六月降楊羲之家，時與太元真人、桐柏真人、右英夫人、南嶽夫人同降，古。夫人位為紫微宮左夫人，鎮羽野玄隴之山上宮主教當成人者，是夕真會，右英夫人歌修真之事。夫人答歌曰：

乘颺邇九天，息駕三秀嶺。有待徘徊盼，無待故當靜。滄浪奚足勞，孰若越玄井。

又吟曰：

龜闕鬱巍巍，塘臺落月珠。列坐九靈房，扣傲吟太元。玉簫和我神，金醴釋我憂。

又吟曰：

宴酣東華內，陳鈞千百聲。青君呼我起，折腰希林庭。羽被扇翠暉，玉珮何鏗玲。俱指高晨殿，相期象中冥。

又叔玄隴之遊，吟曰：

超舉步絳霄，飛颺比壘庭。神華映仙臺，圓躍隨風傾。啟暉抱丹元，飛景餐月精。交袂雲林宇，浩翰還童嬰。蕭蕭寄無宅，是非豈能營。陣上自擾競，安可語養生。

九月六日又降，命楊君染筆喻作吟曰：

解輪太霞上，斂轡造紫丘。手把八空黑，縱身雲中浮。一盼造化綱，再視索高疇。道要既已足，可以解千憂。求真得良友，不去復何求。

吟此令示許長史穆及郡迴也。又吟曰：

紫空朗明景，玄宮帶絳河。濟濟上清房，雲臺煥嵯峨。八輿造朱池。羽蓋傾霄柯。震風迴三晨，金鈴散玉華。七轡絡九陝，晏盼不必家。借問求道子



！何事坐塵彼。豈能棲東秀，養真牧太和。

吟畢亦令示許與都，十月十七日又與眾真降，命楊君書曰：

左把玉華蓋，飛景躡七元。三晨煥紫輝，練盼撫明真。變躡期須臾，四面皆已神。靈發無涯際，勤思上清文。何事坐橫塗，令爾感不專。陰阿失玄機，不覺年歲分。

吟畢，徐謂楊君曰：夫今勤者，勤其事，耽其玄微耳。慎者亦觸類而作也。學道之難不可盡矣。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遠乎，灌秉然後可貴耳。賢者之舉自更悟，耳，令且當內忘也。因吟曰：

玄清渺渺觀，落景出東澗。願得絕塵友，蕭蕭罕世營

吟此再三，又曰：

靈人原玄峰，真神韜雲采。玄唱非無期，妙應自有待。豈期虛空寂，至韻固常在。擔襟登羽宮，同宴廣寒裏。借問明人誰，所存唯玉子。

吟竟，曰：卓雲虛之駿，抗翻於崆峒之上，斯人也。豈不長抱南面，永謝千乘乎。二月三十日吟一章曰：

寨裳濟泳河，遂見扶桑公。高會太林墟，賞宴玄華宮。

信道苟純篤，何不棲東峰。

此亦叔方諸東華之勝也。四月十四日作七章，曰：

其一

控景始暉津，飛颺登上清。雲臺鬱峨峨，闔闔秀玉城。  
晨風鼓丹霞，朱煙灑金庭。綠藥集玄峰，紫芝巖下生。  
慶雲纏丹爐，鍊玉飛八瓊。晏盼廣寒宮，萬椿愈童嬰。  
龍旂音祈啟靈電，虎旗徵朱兵。高真迴九曜，洞觀均潛明，  
誰能步幽道，尋我無窮齡。

其二

翳藹紫微綰，鬱臺散景颺。鸞唱華蓋問，風鈞導龍轄。  
八狼攬絳旂，素虎吹角蕭。雲勃寫靈宮，來適塵中囂。  
解轡佳人所，同氣自相招。尋宗須夷頃，萬齡乃一朝。  
椿期會足衰，劫往豈云遼。真真乃相目，莫令心祖抄。  
虛刀揮至空，鄙滯五神愁。

其三

朝啟東晨暉，飛駢越滄泉，山波振青涯，八風扇玄煙。  
迴盼易遷房，有懷真感人。三金可遊盤，東岑宜永甄。  
紛紛當途中，孰能步生津。

其四

飄飄八霞嶺，徘徊飛晨蓋。紫耕騰太空，矚盼九虛外。  
玉簫激長景，雲煙絕幽藹。高仙宴太真，清唱無涯際。  
去來山嶽庭，何事有待邁。

其五

神王曜靈津，七元煥神扉。虛遷方寸裏，一躍登太微。  
妙音乘和唱，高會亦有機。齊此天人盼，協彼晨景飛。  
總轡六合外，寧有傾與危。

其六

薄宴塵颼嶺，代謝綠環歸。奚識萬劫期，顧盼令人悲。

其七

靈草癮玄方，仰感縱曜精。談談繁茂萌，重德必克昌。

八月十七日夜夫人授楊君令告許長史，曰：平凝夷質，淵通妙靈。神造重絕，棲真攝生。太玄植簡，太素刻名。金挺內曜，玉華外榮。朱軒四駕，嘯命眾精。騁龍玄洲，飛雲浮冥。必能上友逸臺之谷公，下監御于太清矣。因與保命君論遠志九方，又語曰：念不宜多，多則志散，志散而求不病者猶閉門而禦猛敵也。夫人製服術方以行於世，叔曰：夫晨齊浩元洞冥幽始八氣靡渾靈關未理者，則獨坦觀於空漠任天適以虛峙，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，二明銜暉霄翳無待也。擁萌肇於未剖，塞萬源於機上，含生反真觸類藏初爰可晒萬歲以為天，顧嬰齡而長和耳，何事體造靈神之冥鄉心研殊方之假音遐外哉，自形無得真之具器，無任真之用者，誠宜步天元之領攝，推萬精以極妙，尋九緯以挺生，睹晨景之迴照，仰觀煙氣則六靈纏虛。俯跨六律則八風扇威，太元發洞冥之嘯，圓曜有映空之暉，於是紫霞藹秀，波激嶽頽，浮煙籠象，清景逛飛，五行殺害，四節交擲，金土相親，水火結隙，林卉停偃，百川閉塞，洪電縱橫而陶沸，雷震東西而坼裂，天屯見化為陽九之災，地否闔乃為百六之會。一几悔則載窮於乾極，睹群龍攫爪則流血於坤野爾，乃吉凶互衝眾示災咎履坦道者，將幽人貞吉居肥遁者，亦無往不利冒臉幟也。行必輿尸涉於東北則朋喪而悔，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。此皆人失其真，物乖我和，遊競萬端，神鬼用謀，容使天地無常，以百姓為心，於是太上真人愍萬流之鼓動，開冥津以悟賢，遂爾導達百變，攝生理具，居福德者常全，處危害者凋折，禦六氣者壽延，服靈芝者神逸，奇方上術演於清虛之奧，金闕玉剖撰於委羽之臺，窈窕神唱真暉合離歌其章則控晨太微，用其道則揚輪九陔，軒蓋於流霞之陣，眷盼乎文昌之台，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鍊金碧之紫漿，琅玕鬱勃以流華八瓊，雲煥而飛揚絳液，迴波龍胎隱鳴，虎沫鳳腦，雲琅玉霜，太極丹醴，三環靈剛，若以刀圭奏矣。神羽翼張，乃披空洞之上文，偉燦元始之室，瓊音琅書發乎三玄之宮

，寶紱紆三元之贈藥珮登丹琳之房，上帝獻紫耕之重曜，太真錫流金之火鈴，神童啟轅，九鳳齊鳴，天籟駭虛，晨鐘玲鏗，煉身抑旒，八景浮空，龍輿虎旅，遊扇八方，上造常陽之絕杪，下寢倒景之蘭堂，月妃膠駟日華照容，靈姬奉袁香煙溢窗，顧盼而圓羅邁矣，何九萬之足稱哉。然後知高、仙之道益上，尋靈之余微妙，服御之致合神，吉凶之用頓顯也。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《大洞真經三十九章》，豁落七元太上隱玄者，莫有群偶於此衛矣。然復有體神精思寶練明堂，朝適六虛使五藏生華，守閉元關內存九真，三黑運液而溉灌丹田，亦其次也。夫丹誠疏擒者，亦奚用束鄰之太牢哉。乃可加以五雲水、桂木根、黃精、南燭陽草、東石空、青松脂、柏實、巨勝狹苓，此並養生之具，將可以長年矣。吾又俱察草木之勝負有速益於己者，並未及木勢之多驗乎，且自頃已來殺氣蔽天惡煙弭景，邪魔橫起百疾雜臻，或風寒關結，或流腫積病不期而禍凌，意外而病生者比日來集也。夫木氣則式遏鬼津吐煙則鎮折邪節，強肉攝魂益血生腦，逐惡致真守精衛命。餐其餌則靈柔四敷榮輪輕盈。服其丸散則百病廖除五臟含液，所以長生遠視久而更靈，古人名之為山精之卉山薑之精。《太上導仙銘》曰：子欲長生當服山精，子欲輕翔當服山薑。此之謂也。我見諸物皆當臧而木為益也，直以木氣之用是今時所要，末世多疾宜當服御耳。夫道雖內足猶畏外來之禍，形有外充亦或中崩之弊，張單偏致殆可鑒乎？夫木者，一可以長生永壽，二可以卻萬魔之枉疾，我見山林憶逸得服此之道千年八百比肩於五嶽矣。人多書繁不能復一二記示之耳，今撰服木方以悟密尚若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災，既及太平，則四氣含融天緯荐生，災煙消滅五毒匿形，二晨常察萬物自成。於是時任子所運而服御亦無復天傾也。今所言木，欲令有心取服遏此災病耳。又項者末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成，及黃書赤界之法此誠相生，和合二象匹對之真要也。若以道交用解網脫羅推會六合，行諸節氣，卻消災患結精寶胎，上使腦神不虧，下令三田充溢，進退得度而禍除，經緯相應而長康，敵人執轡而不失，六軍長驅而全反者，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。嗚呼，危哉。此雖相生之衛，俱失度世之法，然有似騁冰車之涉乎，炎汎汎火舟以浪於溷津矣。自非真正亦失者萬萬，或違戾天文僭害嫉拓，靈根鬱塞否泰用隔，犯誓愆盟得罪三官，或邁冤連禍王師傷敗，或坑降殺服流血膏野，或馬力已竭而求之不己。若逐探入北塞而不御者，亦必絕命於兇奴之刀劍乎，將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，可不慎哉，可不慎哉。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，徒有求生之妄作，常嘆息於生生矣，豈若守丹真於絳宮，朝元神於泥丸，保精液而不虧，閉幽衛於命門，餌靈木以順生，漱華泉以清神，研玄妙之祕圖，誦太上之隱篇，於是高棲于峰岫並金石而論年耶。諸侯安得而友，帝王弗得而臣也。遠風塵之五濁常清淨以期真，優哉游哉，聊樂我云按夫人以服木為序者，亦欲歷申勸戒學仙豈

獨於餌木而已，才豐詞麗學優理博，浩浩然若巨海之長波連山之疊岫也。然所戒彌切，所陳彌當，得不師而稟之，銘而佩之。誘善之功千古不泯，何至真之屬念如是耶，何至聖之憫物如是耶。

墉城集仙錄卷之三竟

墉城集仙錄卷之四

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

太真夫人

夫人者，王母之小女也。年可十六七，名婉羅，字勃遂。事玄都太真王，有子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，主總札天曹之違比地上之卿佐，年少好委官遊逸虛廢事，任有司奏劾，以不親局察降主束嶽，退真王之編，司鬼神之師，五百年一代其職。夫人因來視之，勵其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。道過臨淄，值縣小吏和君賢為前冤所傷，當時殆死。夫人見骨相有異而愍之，問其何傷乃爾，君賢以實對。夫人曰：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，五臟泄漏，血凝絳府，氣激腸外，此將死之急也。不可復生如何？君賢知是神人，叩頭求哀乞賜救護。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，大如小豆，即令服之，登時而愈，血絕瘡合無復慘痛。君賢再拜，跪曰：家財不足，不知何以奉答恩施，唯當自展駑力以報所受耳。夫人曰：汝必欲謝我，意亦可佳，可見隨去否？君賢乃易名姓，自號馬明生，隨夫人執役。夫人還入東嶽岱宗山崖峭壁石室之中，上下懸絕，重巖深隱，去地千餘丈。石室中有金床、玉几、珍物、奇璋，乃人跡所不能至處也。明生初但服事，只欲學金瘡方，既見神仙來往，乃知有不死之道。日一夕供給掃灑，不敢懈倦。夫人亦以鬼怪、虎、狼、眩惑、眾變試之，明生神情澄正，終不恐懼。又使明生他行別宿，因以好女於臥息之間調戲親接之，明生心堅志靜，固無邪念。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，或一月二十日方還，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，或有拜謁者，真仙彌日盈坐。客到，輒令明生出外別室中，或立致精細廚食，餚果非常，香酒奇漿不覺而至，不可名目。或呼明生坐，與之同飲食。又聞室中有琴瑟之音，歌聲宛妙。夫人亦時自彈琴，琴有一絃，五音並奏，高朗響激，聞于數里，眾鳥皆為集於岫室之間徘徊飛翔，驅之不去。逮天人之樂，自然之妙也。夫人棲止，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耳。幽寂之所都唯二人，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，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，夫人即著雲光、繡袍乘白龍而去，袍上專是明月，珠綴著衣縫，帶玉珮，戴金華太玄之冠，亦不見有從者。既還即龍自去，不知所在。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錦被褥、絆羅之帳，中有服玩之物，瑰金、函匱、玄黃羅列，非世所有，不能一一知其名也。有兩卷素書，上題曰：《九天太真道經》，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。唯供給水掃守巖室而已，至於服玩亦不敢竊闖之，亦不敢有所請問。如此五年，愈加勤肅，輒

不息惰。夫人嘆而謂之曰：汝可謂真可教也，必能得道者也；以子俗人而不淫慢，恭仰靈氣終莫之廢，雖欲死亦焉可得乎？因以姓字本末告之，曰：我久在人間，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，不復得停。念汝專謹，故以相語，欲教汝長生之方、延年之術，而我所授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醴，適可授三天真人，不可以教始學之者，固非汝所得聞矣。縱或聞之，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。有安期先生燒金液丹法，其方祕要，便立用，是九君太一之道，白日昇天者矣。安期明日來，吾將以汝付囑之焉。相隨稍久，其術必傳。明日安期先生至，乘駁鱗、著朱衣、遠遊，冠帶玉珮及虎頭鞞囊，視之可年二十許，潔白嚴整，從者六七仙人，皆執節奉衛。見夫人甚敬，揖稱下官。須臾，設酒果廚膳，飲宴半日許。安期自說：昔與女郎遊於安息國西海際，食棗異美，此間棗永不及也，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。夫人云：吾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，此問小棗那可相比耶。安期曰：下官先日往九河見司陰君與西漢夫人共遊，見問以陽九百六之期，聖主受命之劫，下官登答以年稚不識運厄之紀，別當咨太真王夫人，今既賜坐欲請此數。夫人曰：期運漫汗非君所能卒知，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，有小陽九小百六，天厄謂之陽九，地虧謂之百六，此二災是天地之否泰陰陽之字蝕也。大期九千九百年，小期三千三百年，而此運鐘聖王不能禳至於滅亡遺吉自復快耳。今大厄猶為卒未然，唐世是小陽九之始，計訖來甲申歲百六將會矣。爾時道德方隆，凶惡頓肆，聖君受命乃在壬辰，無復千年亦尋至也。西漢夫人具已經見，所以相問者當是相試耳。然復是司陰君所局，夫陽九者大旱海涌而陸燃，百六者海蠲而陵澗自填四海，水臧暝洲，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鮫不達期運之度，唯叩天而索水，詞訟紛紜布於上府，三天煩於省察，司陰亦疲於謹按矣。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衝，其深難測，今已漸枯。八氣蒸於山澤，流沙壅於源口，於是四海俱會群龍鼓舞爾，乃須甲申之年將飛陰洪倒流矣。今水母上天門而告期積石開萬泉，而通路飛陰風以撓蒼生，注玄流以遐布，洋溢在數年之中，漫衍終九載之暮也。既得道登真體靈合妙至其時也，但當騰虛空而盼山波，遊浮嶽而視廣川，乘玄鴻以賡丹城，御虹輦而邁景雲耳。咄嗟之間忽焉便適可以翔身娛目，豈足掛意乎？當今日且論酒事，何用此為及耶。因指明生向安期曰：此子有心向慕，殆可教訓。昔遇因緣遂來見隨，雖質穢未盡而淫慾已消，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，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，若可得爾便宜將去。夫流俗之人，心肺單危，經胃內薄，血津疲羸，肝腎不注，其眼唇口不辯其機，蓋大慈而不合天人，欲奔走而不及靈飛，適宜慰撫以成其志，不可試以仙變八威也。想勿加切刻，令其失正矣。安期曰：諾但恐道淺術薄不足以訓授耳。下官昔受此方於廣成丈人，先師為道德至妙，窈冥其心，無·視無聽，言其行也無跡，言其止也無留，神黑接於玄漠，四骸寄於靈丘，存志無以踞崆峒之上，膝

問草木忽林生而成洪阜，動之若叩地而不言，求之輒移載而莫宣，不知所以得其術，不解何緣造其根，當此之時實復罔然矣。以四五十年中勤守匪懈久修奴役以奉顏色，遂蒙顧盼漸見告悟，今越湯池而入生地，時開朱顏以對問見示，以求道之難易于時乃賜，與金液之要言也。此則先師之成法實不敢倉卒而傳之也，要當令在二十年之內必使其闕天路矣。下官往與女郎俱會圓丘，觀九陔之曇落，望弱水而束流，賜酣玄碧之芳酒，不覺高卑而詠歌。嘗開尊岌以盼靈錄，偶見玉胎瓊膏之方，服之刀圭立登雲天，解形萬變上為真皇，此術徑妙蓋約於金液之華，又速於霜雪九轉之鋒，今非敢有譏捨近而從遠，遠徑而近煩，實思聞神方之品第，願知真仙之高尊，苟卑降有殊又非所宜，論瓊腴之方必是侍者，未可得用耶。夫人曰：君未知乎？此是天皇之靈方，乃真人所宜用耳，非流俗下尸所能闖闕也。仙方凡有九品：一名太和，自然琅玕之醴。二名玉胎，瓊掖之膏。三名飛丹，紫華流精。四名朱光，雲碧之腴。五名九泉，紅華神丹。六名太清，金液之華。七名九轉，霜雪之丹。八名九鼎雲英。九名雲光石流飛丹。此皆九丹之次第也。得仙者亦有九品：第一上仙，號九天真王。第二次仙，號三天真皇。第三號太上真人。第四號飛天真人。第五號靈仙。第六號真人。第七號靈人。第八號飛仙。第九號仙人。此九仙之品第也。各有差降，不可超越，彼學知金液已為過矣。至於玉皇之所餌，非淺學所宜聞也。君雖得道而久在世上，囂濁染於正黑塵垢鼓於三一，恐猶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，邁扶桑而謁太真，玉胎之方尚未可愈，何況下才而令聞其篇目耶。安期有暫色，退席曰：下官實不知靈藥之妙品殊異，乃爾信駭聽矣。因自陳，曰：下官曾聞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經清虛明鏡，鑒朗玄冥，誠非下才可得仰瞻，然受遇彌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訓，不審其書可得見乎？如暫睹盼太真，則魚目易質矣。夫人哂爾而笑，良久曰：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將非下才可得交關，君但當弘今日之功無伐非分之勞矣。我正爾暫北到玄洲，束詣方丈，簡仙官於玉庭，遊蓬萊以匿景，太上有命親勸我往定神仙於流沙之外，受鴻飛乎九霄之房，校真人之遐紀，舉天靈於崑閩漱龍胎于玄都之宮，試玉女于眾仙之堂，天事靡鹽將未暇相示以太真經也。若子能勤正一於太清，懈三皇之妙錄，抱神光於幽林，制群仙於五嶽，陳山形以招眾靈，役恆華而命四讀者，然後尋我於三天之丘，見索於鍾山王屋，則真書可得而授焉。如其不然，元為屈一逸駿而步滄律捐舟機而濟淇海矣。想誤日用之所和鍊金液以求真樂生，生而享年存正氣以營身爾，乃返華髮於童顏保久視乎靈津也。如向所論陽九百六應期輒降，夫安危無專否泰有對，超然遠覽悵懷感慨，亢極之災可避而不可禳，朋期運所鍾聖主，不能知是以伯陽棄周而關令悟其國弊，天人之事彰於品物，君何為屑屑久為地仙乎。孰若先覺以高飛，超風塵而自潔，避甲申於玄途，並真靈而齊列乎。

言為心盡，君將勗之。安期長跪曰：今日授教輒奉修焉。夫人語明生曰：吾不復得停，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。我亦時時當往視汝。因以五育詩二篇贈之，可以相存。明生流涕而辭，乃隨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，詩曰：暫寫塘城內，命駕岱山阿。仰瞻太清闕，雲樓鬱嵯峨。虛中有真人，來往何紛葩。鍊形保自然，俯仰抱太和。朝朝九天王；夕餉還西華。流精可飛騰，吐納養青牙。至樂非金石，風生自然歌。上下凌景霄，羽衣何婆娑。五嶽非妾室，玄都是我家。卞看榮競子，篤似蛙與蟆。顧胯塵濁中，憂患自相羅。苟未悟妙旨，安事於琢磨。禍奏由道泄，密慎福臻多。

### 其一

昔生崑陵官，共講天年延。金液雖可遇，未若太和仙。仰登冥靈臺；虛想詠靈人。忽遇扶桑王，九老仙都真。駕膠紫此輦，靈顏一何鮮。啟我尋長途，邀我自然津。告以鴻飛術，受以《玉胎篇》。瓊膏凝玄器，素女為我陳。俯抱琳鳳腴，仰上飄三天。雲綱立爾步，五嶽可暫還。玄都安足遠，蓬萊在腳間。傳授相親愛，結友為天人。替即由刑對，禍必無愚賢。祕則享無傾，泄則軀命顛。

### 其二

賦詩畢，明生隨安期負友入女几山，夫人乘雲龍而去矣。明生隨師周遊青城、廬、港凡二十年，乃受金液之方，鍊服而昇天矣。

### 麻姑

麻姑者，乃上真元君之亞也。孝桓帝時，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，將至，一時頃聞鼓簫人馬之聲，及至，舉家皆見之。方平戴遠遊冠，朱衣，虎頭鞞囊，五色之綬，帶劍，少鬢黃白色，中形人也。乘羽蓋車駕五龍，龍各異色。麾節嬪旗前後導從，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。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蠟密封其口鼓吹，皆乘麟從天而下，懸集於庭，從官皆長丈餘，不從道行既至，從官皆隱不知所在，唯見方平與經父兄弟及母相見，獨坐良久，即令人與麻姑相訪經家。經亦不知麻姑何人也，言曰：王方平敬報姑，余久不行人間，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？有頃使者還，不見其形但聞其語，云麻姑再拜，但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，尊卑有序修敬無階，煩信承來在彼，登頃即到，而先受帝命當按行蓬萊，今便暫往，如是當還，還便親覲，願未即去。如此兩時問麻姑至矣。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之聲，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。麻姑至，蔡經亦舉家見之，是好女子，年可十八九許，於頂中作髻，餘髮垂之至腰，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，皆世所無有也。入拜方平，平為之起立，坐定召進行廚，皆金盤玉杯無限也。餽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，擘脯而行之如相炙，云是麟脯也。麻姑自說云，接待已來，見東海三為桑田，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，會

時略半也，豈將復還為陵陸乎？方平笑曰：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。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，時弟婦新產數十日，麻姑望見乃知之，曰：噫！且止勿前。即求少許米來。得米便撒之擲地，謂以米扶其穢也。視米皆成真珠矣。方平笑曰：姑固少矣，吾老矣，了不喜復作此狡膾變化也。方平語經家人曰：吾欲賜汝輩酒，此酒乃出天廚，其味醇釀，非世人所宜飲，飲之或能爛腸，今當以水和之，汝輩勿怪也。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，賜經家人，人飲一升許皆醉，良久酒盡。方平語左右曰：不足復還取也。仍以千錢與餘杭姥，相聞求其沽酒，須吏使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，使傳餘杭姥答言：恐地上酒不中尊仙飲耳。又麻姑爪如鳥爪，蔡經見之心中所念，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否。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，即使人牽經鞭之，謂曰：麻姑神仙也，汝何忽謂爪可以爬背耶？但見鞭著經背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。方平告經曰：吾鞭不可妄得也。是日又以一符一傳授蔡經。鄰人陳尉能召鬼魔救人治疾，蔡經亦得解蛻之道如蛇蟬耳。經常從王君遊涉山海，或暫歸家，王君亦有書與陳尉，多似篆文或真書，字廓落而大，陳尉世世寶之。宴畢，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，簫鼓導從一如初焉。

壟城集仙錄卷之四竟

壟城集仙錄卷之五

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

雲林右英夫人

雲林右英王夫人名媚蘭，字申林，王母第十三女也。受書為雲林宮右英夫人，治滄浪宮。晉興寧三年乙丑七月三日，與東嶽上卿司命真君諸真同降於楊君，因受書曰：弱喪消潛篤靈未盡，倚伏異因雲梯未抗，雖有懷於進趣，猶未淵於至理矣。君才實天工心以清瀾凝浪於高韻，柄神乎太玄，期紫庭而步空矣。有心洞於飛滯，柔翰鬱乎冥契也。動合規矩等圓殊方，靜和真味吐納餘音，可謂縱誕德挺英姿良為欽矣。然穢思不豁鄙怯內固，淫念不斷靈池未澄，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汛二景之交耳。夫失機者，貴在能改相釋有情今無妨矣，雖暫彌群聽故克和也。前途攸邈此比非一漏萬緒多端，當恆戢密，苟情有愆散得隨事失悟言微矣，將何以遏之？將何以遣‘之？清響散空，神風灑林，身超冥衢，志詠靈音，仁侯其人也。守真一勤篤者，一年使頭不白而禿髮再生，苟內憂子孫以家業自羈，外綜王事朋友之交，耳目廣用，聲氣雜役。此亦道不專也。又述玉斧修道之事，因喻以薛季和七試不過，乃長里先生薛公之弟為姪跌失位，然性好簫音鳳響，故長里乞之於太上，使其生因言肇阿陰德，可以及於許侯玉斧也。又云聞北風則心悲，睹啟曜則懷泰，思駿綠以慕騁，嘉柔順以變鬱，世人心曷嘗不爾。此則其本鄉之風黑，首丘之內感也。苟能信之



，君其諧矣。如其壅怯秉欲，丹絳不陽，靈人擔手而空返，高友斂袂而迴晏，神黑不阿其宅，寂通不鼓其目，自命矣。夫故可悲耶。夫得道者以其能排卻眾累直面而進，於是百度自靜，眾務雲散。該其擾者不足為勞，披于艱者可以表心。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，賢者之舉復宜詳之。自古及今死生有津，顯默異會、藏往滅智，與世同之者，皆得道之行也。若夫瓊丹一御，九華三飛，雲液晨酣流黃徘徊，仰嚙金漿、咀嚼玉義者，立便控景登空，玄昇太微也。自世事乖互斯業未就，當暫履太陰，潛生冥鄉。外身棄質，養胎虛宅，陶黑絕籥，受精玄漠，故改容於三陰之縮，變童顏於九鍊之戶。然後知神仙為貴，死而不亡，去來之事，理之深也。夫垂蔭萬畝者，必出峻極之嶺，治天振岑者，必發淵浩之源，洪哉積陰德之賢，有似邰人也。逸鱗逍遙大荒之表，故無羈絡之憂，靈羽振趨玄圃之峰以違羅組之患，人之修道豈馱乎？藏身之密匿跡之幽也。且尋飛絕影之足，不能騁逸於呂梁，凌波泳泉之舟，不得陸峻於太行，此才之異也。繁林翳昔則羽族雲萃，玄泉・浩瀚財鱗群競赴，此在德之茂也。為道者實為勤苦，勤苦者必得之矣。學道者當在專道，注真情無散，念撥奢侈保沖白寂焉。如密有所睹熙焉，如潛有所得，專專如臨深谷，戰戰如履薄冰，此得道之門耳，而未得道之室也。所謂學道甚難而甚易，若其寂玄沉味保和天真，注神柄靈耽研六府，惜黑杜情無視無聽，此學道之易也。若其不能行此數者，所以為難也，況山嶽係擾則強禽號於林，川演結滯則龍虹慘於澤，此自然象也。苟趣捨理乖，則吹萬之甩不同也。非靜順無以要謙，非虛柄無以冥會，思之無邪則無禍害矣。在正其心而斥其累，澄其源而清其流也。若南趨而北聘心念而口違，捐齋而茹荼晒九成而悅比鄙者，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鑒也。因告晉簡文帝，宜以麝香一具於頸問，辟水注及惡夢。學道在積功累善，太虛真人常云：人有眾過而不自悔，罪歸其身如川赴海日益深廣矣。有惡知非悔過從善罪滅善積亦得道也。夫人遇我以惡者以善對之，遇我以禍者以福對之，善常在己矣。惡人害善人猶如仰天而唾，唾不污天還自污身，風揚塵，塵不污彼還蒙其己。道不可毀，禍必滅己。又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，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寒柄學道之人，此高真之祕言太上之要戒也。財色之於身也，譬如小兒舐刀刃之蜜，蜜不足以美口而有截舌之憂，戒哉。志之愛欲之大，莫大於色，其罪無外，其惡無赦，得不戒耶。學道在陰德施惠解救也。用志莫大於守身，奉道其福甚大，其生甚固。夫人授詩曰：

駕欽遨八虛，迴宴東華房。阿母延軒觀，朗嘯躡靈風。我為有待來，故乃越滄浪。

其一

騰躍雲景轅，浮觀霞上空。霄餅縱橫舞，紫蓋託靈宮。朱煙纏旖旎，羽被

扇香風。雷號猛獸攫，電吟奮玄龍。鈞籟混庭響，金筑唱神鐘。採芝滄浪阿，攘華八停峰。朱顏日以新，劫往方嬰童。夫道不專己，行事亦無功。

## 其二

夫真仙之才，例多隱逸，柄身林嶺之中，遠人問而抱澹泊，則必嬰顏而玄鬢也。玉醴金漿交黎火棗，此即騰飛之藥，不比於金丹也。仁侯體未真正穢念盈懷，恐此物輩不肯來也。苟真誠未一道亦無私，亦不當。試問交黎火棗之樹已生君心中，今猶有刻棘相雜，是以二樹不見，不審可萬荆棘，出此樹否。此樹單生，其實幾好也。雖云問也，其欲希之近也，當為君問主領者三年，更以相問以即日始也。夫虛和可守雄，蕭蕭可守雌，知白可守黑。蕭蕭者，謂單景獨往也。君絳宮中，詎能仰扉空，同上上雲玄之涯否。道易聞而患不真，書易得而患不行，若專如此，大天之中盡真仙比肩也。我亦無咎於不能為者，心不定而欲書，將欲沽之哉。意不往而求真，以欲街之也。可以此告許長史十月十五日而降，又述秋分日瑤臺大會之詩。

青童大君四君各吟真詞，以和玄鈞廣韶之絃。青童君吟曰：

欲植滅度根，當拔生死栽。沉吟墮九泉，但坐惜形骸。

太虛真人吟曰：

觀神載形時，亦從車從馬。車敗馬奔亡，牽連一時假。一辰世莫識此，但是息風火。種罪天網上，受毒地獄下。

西城真人王君吟曰：

神為渡形舟，泊岸當別去。形非神常宅，神非形常載。徘徊生死輪，但苦心猶豫。

小有真人王君吟曰：

失道從死津，三魂迷生道。生生日以遠，死死日以早。悲哉苦痛容，根華已頽倒。起就零落坐。焉知反枯老。

又授詩與許君曰：

該清道難通，幽達妙難窮。許侯其人也，曜靈方昇丘。騰躍暉霞外，身飛九天中。作則群真歸，金闕撫種人。

## 其一

其德仁以融，其教整以和。可謂天秀標，韻為後民崇。養形靜束岑，七神自相通。風塵有憂哀，隕我白鬢翁。長冥遺嘆仰，恨不早逸蹤。

## 其二

停駕望舒移，迴轅返滄浪。未睹若人遊，偶想安得康。良因候青春，以叔中懷忘。

## 其三

控晨浮紫煙，八景觀派流。羽童捧瓊漿，玉華餞琳腴。相期白水涯，揚我歲蘿珠。

其四

滄房煥束霞，紫造浮絳晨。雙德秉道宗，作鎮真伯藩。八臺可陌目，北看乃飛元。清淨雲中視，渺渺躡景遷。吐納洞嶺秀，藏暉隱東山。久安人事上，日也無虛閑。豈若易訪質，返此孩中顏。

其五

晨闕太霞構，玉室起霄清，領略三奇觀，浮景翔絕冥。丹華空中有，金闕育挺精。八風鼓錦披，碧樹曜四靈。華蓋癡蘭暉，紫轡策綠耕。結信通神交，觸類率天誠。何事外象感，須睹瑤玉瓊。

其六

三景秀鬱玄，霄映朗八方。丹雲浮高宸，逍遙任靈風。鼓翮乘素颺，煉盼瓊臺中。綠蓋入協晨，青餅擲空同。右揖束林帝，上朝太虛皇。玉賓剖鳳腦，遨酣飛藥漿。雲鈞迴曲寢，千音何琅琅。錦於召猛獸，華磨正低昂。香母折腰唱，紫煙排棟梁，總轡高清闕，解駕佳人房。昔運挺未兆，靈化順氣翔。心眇玄涯感，年隨積椿崇。形苟甘臭味，動靜失滄浪。我友實不爾，榮辱昨已忘。

其七

絳景浮玄晨，紫軒乘煙征。仰超綠闕內，俯嗎朱火城，束霞啟廣暉，神光煥七靈。翳映汎三燭，流任自齊冥。風纏空洞宇，香音觸節生。手攜識女舞，併矜匏瓜庭。左徊青羽旗，華蓋隨雲傾。宴寢九度表，是非不我營。抱真柄太寂，金姿日愈嬰。豈似愆穢中，慘慘無聊生。

其八

三轡控紫軒，傾雲束林阿。四旌曜明空，朱軒飛靈丘。玉蓋癡七景，鼓翼霄上浮。九音朗紫空，玉倣洞太元。宴詠三晨宮，唱嘯呼我儔。不覺椿已老，豈知二景流。佳人雖兼忘，而未放百憂。長林真可靜，巖中多自娛。

其九

北登玄真闕，攜手結高羅。香煙散八景，玄風鼓絳波。仰超琅園津，俯陌霄陵阿。玉簫雲上奏，鳳鳴洞九遐。乘黑浮太空，曷為躡山河。金節命羽靈，徵兵折萬魔。齊抱二辰暉，千春方嬰牙。喪真投競室，不解可奈何。

其十

仰陌太霞宮，金閣曜紫清。華房映太素，四軒皆朱瓊。擲輪空洞津，總轡舞綠耕。玉華飛雪蓋，西妃運錦旂。雖然塵濁涯，儵欽佳人庭。宿感應真降，所招已在冥。乘風奏霄晨，共酣丹琳嬰。公侯徒渺渺，安知真人靈。

其十一

清晨揖絳霞，總黑霄上遊。徊耕躡曲波，遂睹世人憂。辭旨鬱然起，不散三秀螭。何若巡玄鄉，撫數為爾娛。君安有有際，我願有中無。

其十二

轡景登霄晨，遊宴滄浪宮。綵雲繞丹霞，靈藹散八空。上真吟瓊室，高仙歌琳房。九鳳唱朱籟，虛節錯羽鐘。交柄金庭內，結我真中朋。俱抱玉醴津，倏忽已嬰童。云何當路蹲，愆瘡隨日崇。

其十三

晨遊太素宮，控耕觀玉河。夕宴鬱絕宇，朝採圓景華。彈傲北寒臺，七靈暉紫霞。濟濟高仙舉，紛紛塵中羅。盤桓囂藹內，愆累不當多。

其十四

駕黑騁雲耕。晨登太停丘。絳津連岑振，清波鼓浚流。步空觀九緯，八綱皆已遊。暫宴三金秀，來觀立志儔。勤懈不相掩，是以積百憂。

其十五

凌波越滄浪，忽然造金山。四顧終日遊，罕我雲中人。

其十六

紫闕構虛上，玄館銜絕颺。琳琅敷靈囿，華生結瓊瑤。騁耕滄浪津，八風激雲韶。披羽扇北翳，握節鳴金簫。鳳籟和千鐘，西童歌晨朝。心豁虛元外，神襟何朗寥。迴舞太空嶺，六黑運重幽。我塗豈能尋，使爾不終凋。

其十七

玄波滄浪濤，洪津鼓萬流。駕景鈔六虛，思與佳人遊。妙唱不我對。清音與誰投。雲中騁瓊輪，何為塵中儔。

其十八

松柏生玄嶺，鬱為寒林傑。繁條盛嚴冰，未肯懼白雪。亂世幽重岫，巡生道常潔。飛此逸轡輪，投彼遐人轍。公侯可去來，何為不能絕。

其十九

清靜願東山，癡景柄靈穴。惜惜閑庭虛，翳蒼青材密。圓曜映南軒，朱風扇幽室。拱袂閑房內，相期控妙術。寥朗遠想玄，簫條神心逸。

其二十

縱心空洞津，練轡策朱餅。佳人來何遲，道德何時成。

其二十一

寓言必可用，不用是無情。焉得駕欽跡，尋此空中靈。微音良有旨，當用慎勿輕。事事應神機，保爾見太平。

其二十二

轡景落滄浪，騰躍青海津。絳煙亂太陽，羽蓋傾九天。雲輿浮空洞，倏忽滄波間。來尋真中友，相攜侍帝晨。王子協明德，齊首招玉賢。下鈔八河宮，上寢希林巔。漱此紫瓊腴，方知穢途辛。佳人將安在，勤之乃得親。

### 其二十三

絳闕排廣霄，披丹登景房。紫旗振雲霞，羽晨舞八風。停蓋濯碧谿。採秀月支峰。咀嚼三靈華，吐吸九神芒。椿數無絕紀，協日積童蒙。擁袂明真館，仰期元上皇。北鈞唱羽人，王玄集賢眾音終。云何波浪宇，得失為我鍾。引領囂庭內，開心擬穢衝。習適榮辱域，罕躡希林宮。一靜安足苦，試去視滄浪。

### 其二十四

世珍芬馥交，道宗玄霄會。振衣尋真儔，迴軒風塵際。良德映玄暉，穎拔集華蔚音畏。密言多償福，沖靜尚真貴。恆當二象順，攜手同襟帶。何為人事問，日焉生患害。

### 其二十五

夫人自初降說此賦詩，尤皆勉勵於修道，慮中道而敗則禍更重矣。丁寧戒諭者，以許君及玉斧皆籍名仙簡，務其日進玄德更懋真階耳。因述青童君勸學道之士拔愛欲之根如攘懸珠，一一攘之自當盡矣。又云牛馬負重入泥轉增陷沒，道士心挾世欲速須去之，視彼泥中之牛願求蘇息耳。人讀道經得修道之味，如饗美食六腑皆美而有餘味，能行如此者得道矣。紫元夫人亦與夫人言，眾真曰：天下有五難，貧窮惠施難，豪富學道難，制命不死難，得見洞經難，生值壬辰後當聖世難。昔聞之於大道君曰：道德元形知之無益，當在守志行道耳。譬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見己形，斷六情守空靜即自見道之真，亦可自知宿命矣。玄清夫人云：世人擊於妻子家宅之患甚於牢獄，牢獄有原赦之時，而妻子情欲雖有虎口之禍，已猶甘心投之，其罪無赦。故謂之家累，言其陷累我身不得逍遙自適，而人不知割愛去累洗心為道而存其身也。楊君降真之會，有十夫人皆列位號而無傳記，及歌吟之詞，備列於此：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、北海六微玄清夫人、北漢七靈右夫人、太極中華右夫人、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、上真東宮衛夫人、朱陵北絕臺上嬪管妃、北嶽上真山夫人、西漢夫人、長陵杜夫人。

此夕二十三真人十五夫人降於金壇楊君家也。。

### 嬰母

嬰母者，姓諶氏，字日嬰，不知何許人也。西晉之時，丹陽郡黃堂觀居焉。僭修至道久歷歲年，時人自童幼逮于衰老見之鬢髮齡容顏狀無改，眾號為嬰母。因入吳市見一童子年可十四五，近前拜於母云，合為母兒。母曰：年少自何而來，拜吾為子未測其旨，亦莫敢許之，豈可相依耶。乃懷嘆而去，月餘又

於吳市逢一孩子三歲，以來若無所歸，悲號浹夕，母因視之，執母衣倨不肯捨去。人或見者勸母收而育之，逾於所生矣。既長明穎孝敬異於常人，冠歲以來風神挺邁，所居常有異雲黑光景髻髭而見。侍母左右時說蓬壺閱風之事，母異之。謂曰：吾與汝暫此相因，汝以何為號也。子曰：昔蒙天真明授靈章，錫以名品約為孝道明王，今宜稱而呼之矣。遂告母修真之訣曰：每須高處玄臺煉，絕異黨偷閑丘阜。餌服陽和靜夷玄，圃委鑒太虛無英。公子黃老玉書《大洞真經》，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，可致輕蓋以流霞之輩，捲鈿乎文昌之臺，得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籟駭虛，煉身御節八景浮空，龍輿虎旅遊扇八方矣。母宜寶之。一日一孝道明王漠然隱去，母密修大法積數十年，人莫知也。其後吳猛許遜自嵩陽南遊詣母，請傳所得之道。因盟授之，孝道之法遂行江表。暇日母告二子曰：世雲昔為遜師，今玉皇玄譜之中，猛為御史，而遜為高明大使，總領仙籍位品已遷。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，遜領玄楞之野於辰為子，猛統星紀之邦於辰為丑，許當居吳之上以從仙階之等降也。又數年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來迎，諶母白日升天。今洪州高安縣東四十里有黃堂壇靖，即許君立祠朝拜聖母之所。其升天事跡在丹陽郡中，後避大唐宣宗廟諱，鍾陵祠靖號為諶母。其孝道之法與靈寶小異，豫章人世代行之。偉哉人之行莫大於孝，孝於親者必忠於君，理於家者必康於國，感天地，動鬼神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，外清八表，內正百度，可以助道弘化者其唯孝乎。則孝道之法降自上玄，隆於晉代，豫章之俗至今行之。故許君則拔宅昇天，位統列國，皆孝感也。

### 鉤弋夫人

鉤弋夫人齊人也，姓趙。少好清淨，病六年左手拳握不開。望黑者云東北有貴人黑、推求而得之召見，姿色甚偉。漢孝武帝發其手得玉鉤，手尋展。遂幸之，生昭帝。武帝害之，殯尸不玲而香一月間。昭帝即位改葬之，棺槨但有絲履而已，故名其宮曰：鉤弋，後避諱改為代廟。每祠謁之際，時有神坐於廟閣內焉。

### 湘江二妃

湘江二妃者，舜之妃也，長曰娥皇，次日女英。昔堯以耄昏倦於天下，舉賢隱之德以讓之，許巢善卷之屬，避之而去。訪於側陋，有鰥者曰虞舜，以孝德聞，堯舉而用之。娉之二女，以觀其內，歷試諸難以觀其外。既而大麓不迷百工咸理，爰俾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，舜服喪三年而後即位，即位之年年六十一矣。在位又五十一年，凡壽一百一十二歲，南巡于蒼梧之野止於何侯之家，太帝五老以瑤車玉耕雲旌羽蓋降而迎舜，遂昇天不還，何侯亦拔宅而去。二妃時在山下，求舜不獲，瞻望九峰一一相似，不知舜之所之。望峰而泣，拭淚於崖竹，竹為之斑歷，視諸峰皆疑舜在其上，因為九疑山焉。既而精誠感通

，亦得仙去，時人以為其沉於湘江也。故立祠焉。祠中列湘君湘夫人之位，此其序長少之品位，當是娥皇為湘君，女英為湘夫人，非是別有湘君之神也。高秋月夜，九疑湘浦，時聞天鈞韶樂之音，蓋是舜上理紫微，下鎮此山，每所經遊必有天樂導從，靈音駭虛，俗謂之湘靈鼓瑟，亦誤傳也。俗中咸以、二妃為堯之女，事亦誤矣。今按帝系云：黃帝，曰帝鴻氏，姬姓少典之子，亦云姓少典，亦云姓公孫，名軒轅。神農世衰，諸侯怨叛，蚩尤肆毒，害及生靈，黃帝自有熊之國興師佐命，遂即帝位，剋蚩尤誅姜氏之後而定天下。黃帝之子名摯紹，黃帝位號為少昊氏，亦曰金天氏。金天之子曰顓頊，顓頊之子曰帝嚳，帝嚳之子曰堯，號陶唐氏，名放勛。以此詳之，堯即黃帝玄孫也，乃為顓頊五世之孫，堯乃舜再從祖也。堯之女乃舜之從祖姑也，堯不應以女媧舜，此恐史冊相傳之誤耳。當是堯欲歷試於舜，以觀其德，聘以二女，史臣遂而書之，固非堯女以媧於舜矣。娥皇女英非姬姓也。又舜之號非謚號也。謚法起於周公，欲以褒貶君臣垂戒懲勸立以為法。後人執而加之，云爛善傳聖曰堯，蓋取堯舉其舜於側陋，授以天下禪讓之美，千古所宗，故追為此謚爾。又舜之一字，謚法云：仁聖盛明日舜，此亦後人追立之號也，何者？按《書》云，堯將異位，曰：咨爾四嶽，朕在位七十載矣，汝能庸命異朕位。嶽曰：否，德忝帝位。帝曰：明明揚側陋師錫帝。曰：有鰥在下，曰虞舜。帝曰：俞予聞如何？嶽曰：瞽子父頑母駱象傲克諧，以孝需需。帝曰：我其試哉，降二女于媧訥嬪于虞。帝曰：欽哉。此財堯但以二女嬪配於舜，觀其理內之德，或娶諸宮掖，或得於民間，固非堯之女以媧於舜明矣。蓋是秦皇焚書之後，學士逃難解散，史籍湮滅篇卷不全，濟南伏生口以傳授，或有舛誤，無由顯明。舜之為號亦自布衣而有，非是歿後之謚，如伏羲神農帝嚳顓頊之例是也。穎悟之士更望詳之。

### 洛川玄妃

洛川玄妃，玄犧氏之女也，得道為水仙，以主於洛川矣。常遊洛水之上，以眾女仙為賓友，自以遊宴為適，或祥化多端亦猶朝雲暮雨之狀耳。魏雍丘王曹植感宋玉對楚王之事作《洛神賦》以叙之，言其狀也，翩若驚鴻，婉若遊龍，榮曜秋菊，華茂春松。髻鬋兮若輕雲之蔽日，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雲。皎若太陽昇朝霞，灼若芙蕖出綠波。體迅飛亮飄忽若神，凌波微步羅襪生塵。此蓋文士妖飾之詞，若夫得道登真，體位高邈，仙凡廈隔，感降良難，宜可方宋玉淫冶之音，所致上仙之一遇也。至若馮夷服虹丹為水仙，位證河侯，震蒙得玄珠主于拖岷之錄，吳嫦娥獲瓊藥登于月宮，此非獨水為太陰之府而女仙主之，蓋其職秩所遇也。呂公子服水玉而為河伯，天昊餌雲母而為水神，亦有男仙居水官之任也。馮夷者好道，遇涓子以虹丹授之，服而為水仙，位為河侯。震蒙氏女者，亦曰奇相氏，得黃帝玄珠之要而為水仙，為岷拖江源之主。吳嫦娥

，羿妻也，羿司射，衛黃帝之宮，入宮得瓊藥之丹，以與姐娥服，飛入月宮為月中之官。況五嶽十山九江八澤皆有仙曹靈府，以司明世人罪福功過，亦生掌山川寶貨靈草神芝，或統御洞天真經玉籍。其任不常，或千年五百年，亦有遷易，玄真杳隔，世莫得知也。

### 陽都女

陽都女者，陽都市酒家之女也。生有異相，眉連耳，細而長，眾以為異，疑其天人也。時有黑山仙人犢子者，鄴人也。常居黑山採松子、狹苓，餌而服之，已數百年矣。莫知其姓名，常乘黃犢，時人號為犢子。時壯時老時醜時美，來往陽都酒家，都女悅遂相奉侍。一日一女隨犢子出取桃，一宿而反，得桃甚多。連兜甘美，異於常桃。邑人伺其去時既出門，二人共牽犢耳而走，其速如飛，人不能追也。如是且還，復在市中數十年，夫婦俱去，後有見在潘山之下，冬賣桃果焉。《文選賦》云：犢配眉連是也。

### 杜蘭香

杜蘭香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有漁父者於湘江洞庭投綸自給，一日一於洞庭之岸聞兒啼哭聲，四顧無人，惟三歲女子在於岸側。漁父憐而舉之還家，養育十餘歲，天姿奇偉靈顏妹瑩，迨天人也。忽有青童靈人自空玄而下，來集其家，攫女而去，臨昇天謂其父曰：我仙女杜蘭香也，有過謫于人間，玄期有限今將去矣。於是凌空而去，自後時亦還家。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，碩蓋修道者也。蘭香降之三年，授以舉形飛化之道，碩亦得仙。初降時留玉簡、玉唾盂、紅火椀布，以為登真之信焉。又一夕命侍女資黃鱗羽岐絳履玄冠鶴氅之服丹玉珮揮靈劍，以授於碩，曰：此上仙之所服，非洞天之所有也。不知張碩仙官定何班品，傳記未顯，難得詳載也。漁父亦自老益少，往往不食，亦學道江湘間，不知所之矣。

### 壩城集仙錄卷之五竟

### 壩城集仙錄卷之六

###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

### 盱母

盱母者，豫章人也。外混世俗，而內修真要耳。嘗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，世累稍息當歸真彼中。其子名烈，字道微，少喪其父，事母以孝聞。黑需翼翼勤於色，養家貧而營侍甘旨，未嘗有闕，鄉里推之。西晉武帝時，同郡吳猛、許遜精修通感道化宣行，居洪崖山，築壇立靖。猛既去世，遜即以寶符真錄拯俗救民，遠近宗之。遜仕州為記室，後每朔望還家朝拜。人或見其乘龍往來，徑速如咫尺耳。唯盱君純篤忠厚，許君委用之，即與母結茅於許君宅東北八十餘步，日一夕侍養許君，謹願恭肅未嘗有息。母常於山側採擷花果以奉許君



，君惜其志誠常欲拯而度之。以惠帝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，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、太玄真卿瑕丘仲冊命，拜許君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，雲車羽蓋白日昇天。許君謂道微及母曰：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，汝可繼隨仙舉期於異日。母子悲喜不自勝，再拜告請願侍雲輩。君乃許之，即賜靈藥服之，躬稟真訣，於是午時從許君昇天，今壇井存焉。鄉人不敢華繕蓋表，吁君母子儉約故也。世號為吁母壇靖焉。

### 九天玄女

九天玄女者，黃帝之師，聖母元君弟子也。黃帝世為有熊國之君，佐神農為理。神農之孫榆岡既衰，諸侯相伐，干戈日尋，各據方色，自稱五行之號。太皞之後自為青帝，榆岡神農之後自號赤帝，共工之族自號白帝，葛天之後自號黑帝，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。乃恭己下士側身修德，在位二十二年，而蚩尤肆孽，弟兄八十一人，獸身人語銅頭鐵額瞰砂吞石不食五穀，作五虎之形以害黎庶，鑄兵於葛鑪之山不察帝命。帝欲征之，博求賢能以為己助，得風后於海隅，得力牧於大澤，以大鴻為佐，天老為師，署三公以象三台，風后為上台，天老為中台，五聖為下台。始獲寶鼎不爨而熟，迎日推莢，以封胡為將，以夫人費修之子為太子，用張若、隄朋、力牧、容光、龍紆、倉頡、容成、大撓、屠龍眾臣以為翼輔，戰蚩尤於涿鹿。帝師不勝，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。風后法斗機作大車，以杓指南以正四方，帝用憂憤齋于太山之下；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衣以符授帝，曰：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。居數日，大霧冥冥晝晦，玄女降焉。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，帝再拜受命。玄女曰：吾以太帝之教，有疑可問也。帝稽首頓首曰：蚩尤暴橫毒害需黎，四海嗷嗷莫保性命，欲萬戰萬勝之術，與人除害可乎？玄女即授六甲六壬兵信之符，靈寶五帝策使鬼神之書，制妖通靈五明之印，五陰五陽遁元之式，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，五兵河圖策精之訣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于冀州，蚩尤驅魑魅雜妖以為陣，雨師風伯以為衛，應龍蓄水以征於帝。帝畫之遂滅蚩尤于絕轡之野中冀之鄉，分四塚以葬之。由是榆岡拒命，又誅之阪泉之野，北逐堯齋，大定四方。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，乃鑄鼎立九州，置五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，祠萬靈垂法設教，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，黃龍來迎乘龍昇天。

### 孫夫人

孫夫人者，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。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，積年累有感降。天師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衛，丹成服之，能分形散景，坐在立亡。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衛，能策召鬼神。時海內紛擾，在位多危，又文道凋喪，不足以拯危佐世。年五十方修道，及丹成又二十年，既衛用精妙，遂入蜀遊諸名山，率身行教。夫人棲真江表，道化甚行，以沖帝永嘉元年乙酉到

蜀居陽平化，鍊金液九丹。依太一元君所授黃帝之法，積年丹成，變形飛化無所不能。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，與天師於閬中雲臺化白日昇天，位至上真東嶽夫人。子衡，字靈真，繼志修鍊世貌嗣師，以靈帝光和二年歲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，於陽平化白日昇天。孫魯，字公期，世號系師。當漢祚陵夷中土紛亂，為梁、益二州牧，鎮南將軍，理于漢中。魏祖行靈帝之命就加爵秩，旋以劉章失蜀，先生舉兵，公期託化歸真隱景而去。王子安陽平化碑云：嗣師歸真有會證道，茲山反霧移煙玄霄，一旦地馳鴻驛鳳白日昇天。靈衛肅而上騰神儀，杳而長驚。西川耆舊攀鳳翼而無階，南國英靈仰龍髯而無逮，即以上昇之日遂為齋祭之辰是也。初夫人居化中遠近欽風禮謁如市，旋以方調鑪鼎，務在精嚴，人物誼聞必慮褻瀆，遂於山趾化一泉，使禮奉之人先以其水盥沐，然後方詣道靖，號曰解穢水，至今存焉。天師垂法令人探石井水，男女皆有應驗，以為種子之法焉。山有三重以象三境，其前有伯陽池，即太上老君遊宴之所，後有登真洞，與青城、峨眉、青衣、西玄、羅浮、洞庭諸仙山洞室徑邃潛通，故為二十四化之首也。

### 蠶女

蠶女者，乃是房星之精也。當高辛之時蜀地未立君長，唯蜀山氏獨王一方。其人聚族而居不相統攝，往往侵噬恃強暴寡。蠶女所居在今廣漢之部，亡其姓氏。其父為鄰部所掠已逾年，唯所乘馬猶在。女念父隔絕，廢飲忘食，其母慰撫之，因告誓於其部之人曰：有能得父還者，以此女嫁之。部人雖聞其誓，無能致父還者，馬聞其言，驚躍振迅，絕絆而去。數月，其父乘馬而歸。自此馬晝夜嘶鳴，不復飲齡。父問其故，母以誓眾之言白之，父曰：誓於人也，不誓於馬，安有人而配偶非類乎？馬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，所誓之言不可行也。馬嘶跪愈甚，逮欲害人，父怒射殺之，曝其皮於庭中。女行過側，馬皮蹙然而起，卷女飛去。旬日復棲於桑樹之上，女化為蠶，食桑葉吐絲成璽用織羅綺、袁被，以衣被於人問，蠶自此始也。父母悔恨念之不己，一日一蠶女乘彩雲、駕此馬，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，謂父母曰：太上以我孝能致身，心不忘義，授以九官仙嬪之任長生矣，無復憶念也。言訖，沖虛而去。今其塚在什郁、綿竹、德陽三縣界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，皆獲靈應。蜀之風俗，諸觀畫塑玉女之像，披以馬皮，謂之馬頭娘，以祈蠶桑焉。俗云閣其尸於樹謂之桑樹，恥化為蟲故謂之蠶。《稽聖賦》云：爰有女人感彼死馬化為蠶蟲，衣被天下是也。《陰陽書》云：蠶與馬同類，乃知是房星所化也。

### 彭女

彭女者，彭祖之女孫也。祖姓錢，名鏗，帝顓頊之玄孫，陸終氏之子。舜舉之於堯，臣能調羹，進雉羹於堯。堯以其善調味必能養生，善養生必能養民

，遂封於彭城。其道可祖，彭人代代見之，故謂之彭祖，言彭地之祖也。其地在徐州，而彭祖得道不樂沖天，周遊四海，居蜀多年，子孫繁眾，故有彭山、天彭、彭門之名，俱在蜀焉。《禮經》云：微瀘彭濮皆蜀地也。導江有天彭山，兩峰如闕，相去四十餘步，謂之彭門，祖嘗隱焉，因以為號。彭女亦得養生之道，隨祖修行亦數百歲，朝拜勤志，晨夕不倦。今彭女山有禮拜石，有彭女五體、肘膝拜痕，及衣髻之跡，深有僅寸。每往來北平洞及此山並建為彭女化，一日一彭女於此昇天，其後置縣因山為號。元和丁酉歲前進士湛賁立碑以紀其事，《蜀紀》詳載焉。若豐沛之彭城，即彭祖始封之地，大彭之國雄為五霸之一也。唐光化三年庚申五月，有三鶴飛來共巢於彭女觀檜樹之上，巢廣六尺。刺史司空張琳具狀聞於蜀主，西平王香燈致醮，營修觀宇。其夕神燈千炬，飛照林嶺。畫圖上奏，下詔褒美，仍編入《唐史》也。

### 弄玉

弄玉者，秦繆公之女也，好吹簫。時有簫史者，善吹簫，公以弄玉妻之，築臺以居焉。弄玉吹簫十餘年能作鳳鳴，鳳來止其臺上。夫婦居臺上數年不下，一日一隨鳳飛去。於是秦公於雍宮作鳳女祠，時有簫聲焉。

### 園客妻

園客妻者，神女也。園客者，濟陰人也，美姿貌而良色，人多欲以女妻之，客終不娶。常種五色香草，積數十年服食其實。忽有五色蛾集於香草上，客收而薦之以布，生華蠶焉。至蠶時，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，亦以香草飼之。蠶女養蠶既壯，得繭百二十枚，繭大如甕，每一繭譟六七日乃盡。譟訖，此女與園客俱去。濟陰今有華蠶之祠宇焉。

### 昌容

昌容者，商王之女也。修道於常山，食蓬蒙根二百餘年，顏如二十許。能致紫草，賣與染家，得之者色加倍好，得錢以救貧病者，往來城市代代見之，遠近之人奉事者千餘家，竟不知其所修之道。常行日中不見其影，或云昌容能鍊其形者也。忽乃沖天而去。

### 漢中酒婦

漢中關下酒婦者，不知何許人也，亦不知姓氏。忽遇卜師呼子先者，不知何許人也，年可五十餘，云已數百歲。酒婦異之，每加禮敬，忽一旦來謂婦曰：急裝束，與汝共應中陵王去。是夜果有二人來，持二茅狗，一與子先，一與酒婦，俱令騎之，乃龍也。相隨上華陰山上，常大呼云：子先、酒母在此，比日題有仙聖之道矣。

### 女几

女几者，陳市上酒婦也。作酒常美，仙人過其家飲酒，即以《素書》五卷

質酒錢。几開視之，乃仙方養性長生之術也。几私寫其要訣依而修之，三年顏色更少，如二十許人。數歲質酒仙人復來，笑謂之曰：盜道無師，有翅不飛。女几遂隨仙人去，居山歷年，人常見之，其後不知所適。今所居即女几之山也。

### 河間王女

河間王女者，乃玄俗之妻也。玄俗得神仙之道來往河間已數百年，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，唯餌巴豆雲母，亦賣之於都市，七丸二錢可愈百病。河間王有病買服之，下蛇十餘頭。問其病意，答言王之所病乃六世餘殃所致，非王所招也。王昔嘗放乳鹿，即麒麟母也，仁心感天固當遇我耳。王家老舍人云：常見父母說云玄俗日中無影，王召而視之果驗。王女幼絕葷血，清靜好道，王以女妻之。居數年，與女俱入常山中，時有見者。

### 采女

采女者，商王宮女也，少得養神之道，年二百七十餘，視之如十五六歲耳。初，王聞彭祖有道拜為大夫，封之於彭。每稱疾閑居不預政事，服雲母粉麋鹿角雲母水桂常有少容，性沉靜，不自言有道。王詣問訊，竟莫之告，遺以珍玩，皆受以恤貧，乏略無所留。王於掖庭立華屋紫閣，飾以金玉使祖居之，令采女乘輜餅問道於彭祖。采女再拜，請問延年益壽之法，答曰：舉形登天上補仙官者，當服元君太一金丹白日昇天也。此道至大，非君王所為。其次當愛精養神服食草藥，可以長生，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耳。其次陰陽運黑導引屈伸，使百節黑行關機無滯，此可以無疾痛所侵，而後思神念真坐忘練液，皆可以令人久壽。若二黑交接之道，沂流補腦之要，此甚難行，有懷棘履刃之危，又非王之所為也。吾所聞淺薄道止於此，不足宣傳也。大宛中有青精先生千歲而色如童子，或終歲不食，或一日九餐，可以問其道也。采女曰：青精先生何仙也？答曰：此乃得道耳，非仙人也。仙者，或煉身入雲無翅而飛，或駕龍虎上造太階，或為鳥獸浮遊青霄，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，或服元氣，或茹芝英，或出入人間，或隱跡林莽，面生異骨體有奇毛，戀好深僻不交流俗者也。若以人之修身，當食甘珍服輕麗處官秩通陰陽，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神澤老而不衰，延年久視長在世間。寒濕風溫不能傷，鬼神眾精不能害，五兵百蟲不能中，憂喜毀譽不能累，此乃可貴耳。人生於世但養之得宜可至百二十歲，不及此者皆傷之也。大醉大飽大喜大怒大溫大寒大勞大極皆傷也，至樂至憂至畏至怖至撓至躁至奢至淫皆傷也，甚飢甚渴甚思甚慮亦傷也，久坐久立久外久行亦傷也。寒溫得節，飢飽適宜，無思無為，惟清惟靜，此可與言修身耳。已得其壽復養之得宜可二百四十歲四百八十歲，但莫傷之也。冬溫夏凍不失四時之和者，所以適身也，美色淑姿不至思欲之惑者，所以通神也，車服威儀知足不求

者，所以一其志也，八音五色不至於耽溺者，所以遵心也。凡此之物本以養人，人之不能斟酌得中反以為患，故聖賢垂戒懼下才溺之流遁忘返用之失所，故修道之士皆令禁之，欲以檢制之易也。故曰：上士別床，中士異被，服藥百裹不如獨外。色使目盲，聲使耳聾，馨令鼻塞，欲致心蕩，味令口爽，苟能節宣得所，用之得宜，不減年壽必得其益。此者譬猶水火，用之過當反為害耳。人不知經脈損傷，血氣不足，內理空疏，髓腦不實，體已先病，故為外物所犯，因風寒酒色以發之耳。若本充實，豈有病耶。凡遠思羨願傷人，憂患悲哀傷人，情樂過差傷人，忿怒不解傷人，汲汲所愛傷人，戚戚所患傷人，寒暖失節傷人，陰陽不交傷人，所傷者眾而獨責房室為傷可謂惑矣。是以男女相成猶天地之相生也，所以導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。夫天地晝離而夜合，一歲之中三百六十交，故四時均而萬物生，生生成成不知窮極，所以天不失其動，地不失其靜，氣不失其和，物不失其生，而能長久也。夫人不能法天地之常，而獨執一隅，單景孤形，噉衣絕食，自取死病，愚之甚也。去此修攝節宣之外，則有服元和之黑，得其道則邪神不能入，此理身之本也。餘含景思神歷藏導引吞餌服御之事千七百餘條，及四時首向責己謝過臥起早晏之法，可以教初學之士，引進向善之門漸正其心，而徐息其罪咎，非便能致人得道也。若血脈枯竭神氣凋敗，豈思神念真而能守之，固未知其益矣。此由愚人為道而求其末，不務其本也。又內不養神外則勞形，元精漸虛神氣困竭，而晝夜伏勤誦讀經訣，此亦無益也。既久不蒙效，則怨道無驗，恨古人欺我，此又非也。我師云：節解韜形無為九室諸經萬三千首，皆示以始涉之門庭耳。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，王試為之皆有驗。王行彭祖之道亦壽三百餘歲，但不能戒其妖淫耳。其後采女亦不知所之，蓋是得道者也。

### 太陽女

太陽女者，姓朱，名翼。得內修之要，吐納之益，敷演五行之道，用之深妙，行之甚驗，年二百八十歲，顏如桃花，口如含丹，肌體充澤，眉鬢如畫，光彩射人，視之如十七八者。奉事絕洞子，絕洞子姓李，名脩，能寅龍申虎之術，著書四十篇，名曰《道源》。在人間已數百歲，翼事之甚勤盡得道要，戒之曰：我之所修以柔勝剛弱制強，行之者謹敬為本，如臨深履危御奔乘驚差之毫釐喪爾之榮，勤而守之可以長生矣。其後鍊金液之丹，丹成服之而俱得昇天。

### 太陰女

太陰女，姓嬴，名金。為人聰達智慧過群，學玉子之道，雖得其法未能精微，明無其師，乃當道沽酒密訪其師焉。會太陽子過之飲酒於其肆，見女詞旨閑雅禮節恭謹，乃嘆曰：彼行白虎贖蛇，我行青龍玄武，天下悠悠知者為誰

？女聞之喜，使妹問客土數為幾。對曰：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。妹還報曰：客大賢者，至得道人也。我始問一已知五矣。遂請入道室，進名僕嘉體而享之。以問長生之要，太陽子曰：共事天帝之朝，俱飲神光之水，登玉子之魁綱，禮五行之祕寶，唯賢是親豈有恪，遂教以補導之要，授以蒸丹之方，合服得仙，時已二百歲矣，有小童之容也。太陽子姓禹，名明。與王子為親友，玉子得道，太陽子師而事之，曲盡服勤之禮。玉子門徒三千餘人，唯太陽子終日昏醉，三百餘年竟不精鍊，玉子謂之曰：汝當理身養命為眾賢之師，而低迷大醉，功業不修，大藥不合，雖得千年猶不免死，此凡庸所不為，況於達者乎。乃改節鍊丹，丹成服之仙去。在世五百餘年常有少容。玉子姓章，名震，南郡人也。周幽王知其有道，徵之不出，遂隱山得道也。

### 太玄女

太玄女姓顓，名和。少喪父，或相其母，子皆曰不壽。惻然為憂，嘗曰：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，一死不可復生，況聞壽之限促非修道不可以延其生也。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，得玉子之術，行之累年，遂能入水不濡，盛寒之時單衣冰上，而顏色不變，身體溫暖可至積日。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，視之無異，指之即失所在。門戶櫥櫃有關綸者，指之即開，指山山摧，指樹樹折，更指即如故。將弟子行所到山問日暮，以杖叩石即石，開入其中，屋室床機幃帳廚凜供酒食如常，雖行萬里所在常爾。能令小物忽大如屋，大物忽小如毫芒，或吐火漲天噓之即滅，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，須臾之間或為小兒或為車馬，無所不作。行三十六術甚有其效，起死迴生救人無數，不知其何故，所服食亦無得其衛者，顏色益少鬢髮如鴉，忽白日升天而去。

### 樊夫人

樊夫人者，劉綱之妻也。綱字伯鸞，仕為上虞令，亦有道術，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道，亦港修密證，人莫能知為理。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，民受其惠無早嘆漂墊之害，無疫毒驚暴之傷，歲歲大豐，遠近所仰。暇日與夫人較其術，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確舍從東而起，夫人禁之火即便滅。庭中兩株桃，夫妻各呎一株使之相鬥擊。良久綱所呎者不勝數走出於籬外，綱唾盤中即成鯽魚，夫人唾盤中成獺，食其魚。綱與夫人入四明山，路值虎，綱禁之，虎伏不起，適欲往，虎號之。夫人徑往其前，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視，夫人以繩縛虎牽歸繫於床腳下。綱每共試術，事事不勝，將昇天，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，綱昇樹數丈力能飛舉，夫人即平坐床上冉冉如雲氣之舉，同昇天而去。

### 東陵聖母

東陵聖母者，廣陵海陵人也。適杜氏師事劉綱學道，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，杜不信道常患怒之。聖母或行理疾救人，或有所之詣杜，患之愈甚，告官訟

之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。官收聖母付獄，頃之已從獄窗中飛去，眾望見之轉高入雲中，留所著履一緇在窗下，自此昇天。於是遠近立廟祠之，民所奉事禱祈立效。常有一青鳥在祭所，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，青鳥即集盜物人之上。路不拾遺，歲月稍久亦不復爾，至今海陵海中不得為姦盜之事。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，小者即病傷也。

### 西河少女

西河少女者，神仙伯山甫外甥女。山甫，雍州人，入華山學道，精思服食，時還鄉里省覲親族，二百餘年容狀益少。每入人家，即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，有如目擊，又知將來吉凶，言無不中。見其外甥女體常多病，將藥與之，女服藥時年已七十，稍稍還少，色如嬰兒。漢帝遣使者行經西河，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，翁頭髮皓白，跪而受杖。使者怪而問之，女子答曰：此子是妾兒也。昔妾舅氏伯山甫得神仙之道，隱居華山，愍妾多病，以神藥授妾，妾服之漸復少壯。今此兒，妾令服藥不肯，致此衰老，行不及妾，妾乃患之，故與杖爾。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，女子答曰：妾年二百三十歲，兒年七十矣。女亦入隱華山，得仙而去。

### 墉城集仙錄卷之六竟